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

總州牧刺史

州牧

刺史

別駕

長史

司馬

治中

主簿

諸從事

中正

總州牧

書舜肇十有二州十有二牧禹別九州有九牧

周禮八命作牧

史記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也掌監郡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

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郡刺史常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典職儀云刺史

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亂黜陟能否斷治獄寃以六條問事非條問所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一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守刺浸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屬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

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四條山崩瓦裂祲祥訛言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持怙

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秩六百石員十二人成帝比附阿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一

年復為牧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

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

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任秉一州之統春秋之

義用貴理賢不以卑臨尊刺史之位下大夫而臨二十石輕重

不相準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朱博奏言漢家至德

溥大宇內萬里立置州縣郡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

宣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異才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

賞厚成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其真二十

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以已恐功

勅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置州牧刺史如故奏可

後漢百官志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

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大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成帝更為

牧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

司吏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

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本註曰員職

畧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豫州部郡

國六冀州部九兗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荊州部七揚州

部六益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二涼州部十一交州部

七凡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

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部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

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當邊戍

者丞為長史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

王國之相亦如之

漢官解詁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害

檢察郡姦升善黜惡誅殺殘暴者也

東觀漢記州牧刺史漢舊官建元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為刺

史督二千石

晉職官志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

以上及江揚未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

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守佐從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

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涼州又置河津諸州置都州從事各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置監佃督一人郡皆置太守

宋百官志刺史州各一人刺之為言猶參覘也寫言亦為之制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郡守秦官秦滅諸侯隨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晉江左皆謂之丞尉典官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曰太守尉曰都尉光武省後置東都西都都尉有蠻夷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以為諸部都尉晉成帝咸康七年又有都尉郡丞宋大

祖元嘉四年復置郡官屬畧如公府無東西有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諸曹事都縣有都郵門亭長又有主記史催督期會漢制也畧如之都郡各省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

南齊百官志魏世州牧降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督起漢帝時御史中丞馮獻計九江督揚徐二州軍事而徐爰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並

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州置別駕治中議曹文學祭酒諸曹部從事史郡太守太史郡縣為國為內史相

此段未詳

隋百官志梁州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宮廟而行州置別

駕治中從事各一人主簿西曹議曹從事祭酒從事部傳從事
文學從事各因其州之大小而置員陳承梁制荆江南兗鄆湘

雍等州刺史

六州加督進在第三品東揚州下
如都督進在第二品右光祿下

庶姓為州無將軍

者謂之單車後魏天錫二年制州諸置三刺史皇室一
人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三士也後齊司州蓋牧屬官有別駕
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主簿西曹書佐記室戶曹功曹金曹
租曹兵曹騎曹都官法曹部郡等從事員上上州刺史置府屬
官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倉曹中兵等參軍事及掾史主簿及
掾史記室掾史外兵騎兵長流域局刑獄等參軍事及掾史參
軍事及法墨田鎧集士等曹行參軍及掾史左右戶掾史行參

軍長兼行參軍督護統府錄事統府直兵箱錄事等員州屬官
有別駕從事史治事治從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書佐用
令及史祭酒從事史部郡從事阜服從事典籤及史門下督省
事都錄事及史箱錄事及史朝直刺姦記室掾戶曹田曹金曹
租曹兵曹左戶等掾史等員上上州府屬官佐史合三百九十
三人上中州減人上上州十人上下州減上中州十人中上州減
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減中上州十人中下州減中中州十
人下上州減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減上下州十人下下州減
下中州十人自州郡縣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上州刺
史三品下州刺史四品後周雍州牧九命戶三萬以上州刺史

正八品二萬以上八命一萬以上正七命五千以上六命靜帝
大象元年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高祖雍州
置牧屬官有別駕登務州都郡正主簿錄事西曹書仿金曹戶
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郡從事武猛從事等員有佐史合五百二
十四人上上州置刺史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事功曹戶兵等曹
參軍事法士曹等行參軍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
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倉督市令丞部郡從事等員并佐史合
三百二十三人上中州減上上州吏屬十二人上下州減上中
州十六人中上減上下二十九人中中減中上二十人中下減
中中二十人下上減中下三十二人下中減下上十五人下下

減下中十二人州置總管者列爲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
持節雍州牧從二品上州刺史從三品下州刺史從四品開皇
三年罷郡以州統縣改駕別贊務爲長史司馬舊周齊州郡縣
職自州都郡縣正已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
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
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同
場帝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
統之至是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同知司隸臺置刺史十四人
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一
察官品以上理政能否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

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
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者察部內盜賊不能窮逐隱而
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輅巡
郡縣十月入奏郡置太守置丞國曰內史郡丞三萬戶以上置佐
一人陳梁制會稽太守吳郡吳興太守二千石萬戶以上郡太
守內史相六百石不滿萬戶太守內史相二千石丹陽會稽吳
郡吳興及萬戶郡丞並六百石後魏天錫二年制郡置三太守
後齊上上郡太守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
簿五官省事錄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集曹等掾佐太
學博士助教太學生市長倉督等員合二百一十二人上中郡

減上上郡五人上下郡減中下郡五人中上郡減上下郡四十
五人中中郡減中上五人中下郡減中中郡五人下上郡減中
下郡四十人下中郡減下上郡二人下下郡減下中郡二人上
郡太守三品中郡太守四品下郡太守五品後周戶一萬五千
以上郡守七命一萬以上正六命五千以上六命一千以上正
五命一千以下正四命隋高祖郡置郡太守丞尉正先初功
曹光初主簿縣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曹等市令等員
并佐史合二百四十六人上中郡減上上郡吏屬五人上下減
上中四人上中減上下十九人中中減中上六人中下減中中五
人下上減中下十九人下中減下上五人下下減下中六人上

郡四品中郡五品下郡正六品煬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罷長史司馬置贊務一人以二之次置東西曹主掾簿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黃恭交廣記秦兼天下改州牧為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部立英之月則還天府表奏刺者言其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唐職官志至德二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從三品中

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武德令中州刺史正四品下州刺史正四品下州刺史正四品下

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古官舜置十二牧秦以

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尹各一員從三品少尹

各二員從四品司錄參軍一人正七品錄事四人從九品功倉戶兵法

士等六曹參軍事各二人正七品下府史隋書有之參軍事六人正八品下執

刀十五人典獄十一人問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經學博士

一人從八品下

上州州之名古也舜置十二州禹別九州漢置十三州秦并六

郡為國家制戶滿刺史一員從三品隋初罷郡為州煬帝罷州

置刺史天寶改州為郡郡太守乾元二年改郡為州州置刺史

初漢代奉使者皆持節故刺史臨部皆持節至魏晉刺史重任

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後魏北齊總管刺史則加使持

節諸軍事以此為常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刺史之名存而

職廢而於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持節之名至今不改有名無

實也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大將為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天寶

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連制數郡奉辭之日賜雙旌節別駕

如後魏北齊故事名目雖殊得古刺史督郡之至

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下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

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參軍各

一人並從七品下參軍事四人執刀十五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

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倉

督二人經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醫學博士一

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中州戶不滿三萬戶以上為中州刺史一員正四品上別駕一人正五品下長史一人

正六品上司馬一人正六品上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司

功司倉司法司戶司兵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參軍事

三人正九品上執刀十典人獄十二人問事六人白直十六人市令

一人丞佐各一人史帥倉督各二人經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助教

一人學生五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下州戶不滿二萬為下州刺史一員正四品下別駕一人從五品下司馬一人從六品下

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下司倉司戶司法三曹參

軍各一人從八品下參軍事二人從九品下執刀十人典獄八人問事四

人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佐史各一人帥二人倉督一人經學

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上學

生十人

唐百官志西都東都北都牧各一人從二品掌宣德化歲巡屬

縣觀風俗錄囚從恤鰥寡親王典州則歲以上佐巡縣

武德元年雍州

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然常以別駕掌事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天寶

元年改刺史曰太守乾元元年改郡為州州置刺史

五代職官志顯德二年詔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梁

開平四年詔魏博管内刺史比來州務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

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判宜塞異端並宜依河南諸州例

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朝憲宗時烏重胤為節度使常攝

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

福爾若二千石各執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姦豈能據一州

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

管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州一道獨

稟命受代自重循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國朝上州戶滿四萬以上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國朝州鎮有闕則或

遣文朝官權知太祖始削外權收伯之闕又令中臣權蒞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徽院職

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赴通判各一人或二人國朝置通判各任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

天雄成德軍益杭并鄆荆南潭廣秦定等州各二人小郡或不置正刺史以上及諸日使副使知州者雖小郡亦特置兼官內

勸農事咸平四年省杭州一員景德三年解州置一員旧制州不及萬戶則不置至是解州盈萬戶乃置焉四年詔保州通判

選進士登科有林幹者充以武臣知州而契丹書問及移文牒故也乾興元年戎州各置一員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後官

卒者止得通判五年祁州置一員光州權置一員九年順安軍置一員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

一人從五品上開寶八年教坊司衛得人乞補外官中書擬上

不可輕授乃補太常寺太樂令

司馬參軍事一人從五品下

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

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戶不滿萬則省錄事司戶司法天聖元年

流內銓言先准勅諸州無錄事參軍者凡六十七處置錄事參軍替見任司法司戶兼錄事參軍員闕

司法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司理參軍事一人

國朝別置專鞠獄事剝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以諸道多闕司理參軍令本州於見任前

任簿尉判司內選明敏有官業者克雍熙二年勅新除司理參軍如其未明刑獄即於本部簿尉判司內選才用明幹者兩授

其任三年詔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五年詔不得兼領他職太中祥符九年令諸州司理參軍自今獄有重囚與免衙參

天聖七年參軍多是初官之人自今選強明兩任以上判司簿尉以上充如是令錄選人該權簿尉司理司法者並於合入處

先注司理參軍

醫博士一人正九品下

戶不滿則省

中州戶二萬以上刺史各一人正四品上

知州通邦各一人已具州

別駕一人正五品下

長史六人正六品上

司馬一人正六品下

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應順元年中下州錄事參軍事三考者注剝縣以長定格多滯壅故也

司戶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

司法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下

司理參軍事一人

醫博士一人從九品下

下州戶不滿二萬刺史各一人正四品下

知州通判各一人已具上州

別駕一人從五品上

司馬一人從六品上

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

司戶司法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

醫博士一人從九品下

諸路節鎮防團刺史州

河北節鎮

成德軍真定

彰德軍相州

鎮宣軍澶州提等使安武軍冀州

安國軍荊州安武軍定州

橫海軍滄州景城

河北防禦州

懷州河內

衛州

博州博平

洛州廣平

棗州樂安

瀛州河間

雄州

霸州文安

深州靜安平饒陽

莫州文安

河北團練州二州在河東節鎮後

河北刺史州

趙州

濱州

恩州清河

河東節鎮

河東太原府

建雄軍晉州

鎮西軍麟州

邠州屬河北團練州

河東防禦州

懿州滏陽屬河北團練州

代州

河東團練州

絳州

慈州

隰州

忻州

河東刺史州

并州

汾州

嵐州

石州

遼州

澤州

憲州

陝西節鎮

永興軍京兆尹

鳳翔軍鳳翔尹扶風

護國軍河中尹

定國軍同州馮翊

鎮潼軍華州華陰

感德軍耀州華原

彰化軍涇州

靜難軍邠州押蕃落

保大軍鄜州洛交

雄武軍秦州押蕃落

彰武軍延州延安

陝西防禦州

解州

隴州

陝西團練州

成州

鳳州

陝西刺史州

坊州

號州

丹州

階州

乾州

商州

宣州

原州

慶州

渭州

儀州

環州

京東節鎮

鎮海軍青州北海押新羅渤

武宣軍徐州彭城大都督府長史天平軍鄆州東平河

泰寧軍兗州大都督府長史彰信軍曹州濟陰

安化軍密州高密興德軍齊州

京東防禦州

登州 萊州

沂州 濟州濟陽金鄉

京東團練州

單州 濮州濮陽

濰州

京東刺史州

淄州

京西節鎮

山南東道襄州襄陽武成軍渭州靈河

中武軍許州潁昌鎮安軍陳州淮陽

河陽三城孟州河堤崇信軍隨州

武勝軍鄧州南陽河堤保康軍房州

昭化軍金州 奉寧軍鄭州

淮康軍蔡州 順昌軍潁州汝陰

京西防禦州

汝州 均州

郢州

京西團練州

唐州

江南節鎮

建康軍昇州江寧尹鎮南軍洪州都督

宣國軍宣州

昭信軍度州

江南刺史州

吉州

袁州

撫州

歙州

江州

池州

饒州

信州

筠州

太平州

淮南節鎮

淮南揚州都督府長史大忠正軍壽州

保靜軍宿州

河堤等使

保信軍廬州

集慶軍亮州

河堤等使

淮南節鎮

和州 歷陽

蘄州 蘄春

淮南團練州

海州

舒州

淮南刺史州

楚州

泰州

泗州

濠州

光州

滁州

通州

黃州

真州

兩浙節鎮

宣海軍杭州

堤堰橋道等使
大都督府長史

鎮東軍越州

同上
平江軍蘇州 堤堰橋道等使

昭慶軍湖州

秦國軍明州

鎮江軍潤州

保宣軍婺州

兩浙刺史州

常州

衢州

溫州

台州

秀州

嚴州

處州

廣南節鎮

清海軍廣州

市舶等使都督

靜江軍桂州

建武軍邕州

宣遠軍容州

廣南防禦州

象州

廣南刺史州

韶州

潮州

梅州

英州

賀州

端州

康州

春州

梧州

循州

連州

南雄州

惠州

封州

新州

南恩州

昭州

藤州

龍巖州

漳州

柳州

宜州

融州

賓州

南儀州

白州

廣州

瓊州

蒙州

貴州

賓州

橫州

化州

高州

雷州

欽州

鬱林州

崖州

儋州

荆湖節鎮

萬州

荆南江陵尹

安遠軍安州

武昌軍鄂州

武平軍鼎州

武安軍潭州

荆湖防禦州

復州景陵

荆湖刺史州

岳州

澧州

峽州

歸州

資州

普州

合州

榮州

渠州

昌州

戎州

瀘州

文州

巴州

興州

集州

蓬州

龍州

璧州

萬州

忠州

開州

施州

劔州

達州

渝州

福建節鎮

威武軍福州都督

平海軍泉州

建寧軍建州

福建刺史州

南劍州

漳州

汀州

化外承襲節鎮

靜海軍安南都護

靜海軍節度管內觀察等使

辰州

衡州

永州

郴州

邵州

全州

道州

西川節鎮

安靜軍梓州

劍南東川管內管田觀察處置等使

武信軍遂州

都督橋道等使

山南西道興元尹

橋道等使

安德軍閬州

武康軍洋州

宣江軍夔州

兼容安等使

昭武軍和州

都督橋道等使

武泰軍黔州

益州府成都

西川防禦州

眉州

西川團練州

陵州

西川刺史州

綿州

彭州

嘉州

簡州

雅州

漢州

蜀州

邛州

黎州

維州

昭化軍

慎州

天德軍

豐州

威塞軍

新州

歸義軍

沙州

保順軍

兆州

河西軍

涼州

振武軍

朔州

勝州

應州

金城

蘭州

五泉

長州

文陽

澄州

無虞

富州

開江

化外節鎮

彰國軍

應州

大同軍

雲州

保順軍

兆州

河西軍

涼州

振武軍

朔州

勝州

應州

金城

蘭州

五泉

長州

文陽

澄州

無虞

富州

開江

化外節鎮

彰國軍

應州

大同軍

雲州

保順軍

兆州

河西軍

涼州

振武軍

朔州

勝州

應州

金城

繡州儒林

蠻州武羅

嚴州高城

河北抱罕

錦州常豐

嚴州修德

演州忠義

恭州和集

愛州宗平

富州龍平

黨州善慶

當州和利

田州惠往

勒州富休

順州河南

南州三溪

蘭州廣武

元祐令諸州刺史從五品知上州正六品知中下州從六品

春明退朝錄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

唯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

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列

餘並為知

州牧

所居著名有父風前漢翟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東州統見前

何武即遷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選舉牧守委任三府後漢郎顛拜章曰今選舉牧守委任

豈得不歸青舉者而陛下崇之稱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

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失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

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太平非不能面舉也竹馬迎郭叔字細

道州牧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請闕奉章伏待重誅邑老幼相携逢迎

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於道路次
迎拜後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後拜謝
之役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後謝別駕從事
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後為達信於諸兒遂止於野
亭須期宴語終日郭叔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
乃入宴語終日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
後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四龍東觀漢記季元禮祖父修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賢四龍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瑞
四龍皆築靈鈞臺晉張茂為涼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靈鈞臺
為收守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尺武陵人閻曾夜叩
其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
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人之令何謂妖乎太
府主簿馬勅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義不宜勞役崇飾
臺榭比年以來轉覺眾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
士女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茂境內稱之為王
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駁曰此非人表請
臣所宜言也敢有此言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表請
京西面築防三百二十三各同一千二百乞發三正復丁以充

斯役雖有暫勞姦盜未止詔從之六條置座右後周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
又令百官習誦之且牧守令長請一年租以賑饑民皇甫嵩見
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請一年租以賑饑民刺史門

刺史

不揚戴聖惡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
因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如乃欲亂人治武使從卒
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
惡而聖子賓為郡盜得繫廬江聖九折坂步至九折坂嘆曰奉
先人遺體奈何教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
曰此非上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賜車蓋特高一丈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
為忠臣賜車蓋特高一丈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

泥軼以決遣如神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史不更文法及為
刺史行部史氏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
校事曰請且番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款以觀試博
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

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百詣郡欲言二千石
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諸治所其民為吏所寵及言盜賊辭訟事
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
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聞果有從事教民聚會博
殺此吏州郡一州表率何武奏曰刺史古之方罷州牧復刺史
畏博威嚴郡國吏民安宜方進奏罷刺史置州牧臣請宜復故在官寡於
哀帝時朱博奏漢家置州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
郡國吏民安宜方進奏罷刺史置州牧臣請宜復故在官寡於
刑罰明公杖節方面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
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如何戮乎
若必須斬戮當以名卿應之普慶慙愧而退
強禦陳翔遷揚州刺史賊吏民請留一年
仲嵩遷涼州刺史甚
吏民老少諸俸餘不入私門計日受俸餘不入私門故吏費錢
關請晉一年俸餘不入私門計日受俸餘不入私門故吏費錢
百萬遺之閉門外臺之表九伯之冠謝夷吾為刺史荆州第五
不受以廉潔稱外臺之表九伯之冠謝夷吾為刺史荆州第五
郡國奉法作則居儉履潔尋功簡能作吊書置子推之廟為并
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作吊書置子推之廟為并

州刺史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
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之介山之上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
推遂不出焚死龍星火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
故禁之俗謂子推以此日被焚至正月咸言神靈不樂奉火由
是上人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火老少不堪之歲多死者舉
既到官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非賢者之
意以宣示愚賜三公服郭賀字喬卿拜荆州刺史到官有殊政
民使還温食賜三公服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
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拜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二天
翻載冕旒初行部去襜惟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二天
蘓章子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飲者私思也明日冀州
乃請太宗為設酒有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
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思也明日冀州
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賈父來晚賈琮字孟堅交趾土多珍產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
守靈帝以賈琮為交州刺史琮到部其狀咸言賦斂過重京師
遙遠告寬無所故遂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誅
斬渠帥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塞赤帷裳典傳車駟駕乘赤帷
使我先及今見清平吏不敢犯塞赤帷裳

裳迎於舟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聽廣視糾察美惡
何有反垂惟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
震其眩過者望請一年租以濟飢民續漢書皇甫嵩北牧奏
風解印綬去請一年租以濟飢民
曰天下亂乃市為墟母不任子兮神嵩字景伯益州
妻失夫賴得皇甫嵩復安居刺史宣恩遠夷皆
懷德過江屬聲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
漢有靈吾志在理察枉訟南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
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誣富者以大罪沒入財物
輒誣以大罪皆誅侯賢為益州
滅之沒入財物王獨坐
食乾飯舉烟火常食乾飯
甘雨即注東海金鄉兩縣僻在山間傳四不往與士對坐暗中
二縣獨不得雨父老請嵩曲到其縣入即雨遭旱嵩為徐州刺史境
已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憤糾
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添傳墨用之與士對坐暗中不燃官燭糾
發單斤第五種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弟子斤為濟陽太守
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

乃召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
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斤賓客親史曰十餘
人六七七日糾發其賍五六計日受俸楊秉字叔節雅素清儉為
千萬種即奏斤并以劾超計日受俸刺史二十石計日受祿不
入私門家室貧併日而食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
美曰前歲誅刺史二十石貪從事餉錢五十萬
殘者皆明聖所察非臣所及黃亮為兗州刺
飢饉故從事聞之乃相合賣錢五萬餉之妻子聞乃至夜於林
下叩頭請受之亮不應目下寢曰大丈夫行志自從即不遣從
事戴錢詣京師表亮東觀漢記李恂為兗州刺
和帝擢為南郡太守席羊皮卧布被史清約率下席羊皮卧布
被麻麥付從事李恂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麻約
起徒中為連騎相繼數千里段穎為并州刺史清約
并州刺史連騎相繼數千里率下連騎相繼數千里
隱暹為徐州刺史以食不重味藍縷繩履漢末英雄記幽州刺
小銅釜甌十日一炊史劉虞食不重味藍
縷繩履常恩化大行魏志太祖有袁紹之難以劉馥可任以東
懷廉退恩化大行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單馬到合肥

化行如神

吳地志崔徵少有奇操兄弟七人所部肅然

吳錄張

州刺史

嵩勅正屬威嚴表不發秘書

善惡所部肅然不發私書

州刺史

假赤

扶出小吏劉并為并州刺史初并之并州昔同時

輕拊拊扶出之

峻制繩僚屬

都隆為揚州刺史僚屬有罪輒斷

決如流人不敢欺

荀晞字道將練於官事為兗州刺史受杜預王

渾節度

晉初詔書使益州刺史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林

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者不宜令受制於我乃與濬書曰足下既

推西蕃便當往取秣陵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

遣使要令暫過論事濬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少被

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表

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清畏人知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歸定

人清高何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也後武帝問威曰卿孰與

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流柿蔽江

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乃作大

船起樓櫓其上皆得馳馬未往又西作鷓首怪獸以

為郡督郵遷主簿州辟部從事劾案沛王韜獄未竟會新刺史

解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耶時

願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御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

者刺史并糾事獄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

繆結曰宜墮淚碑羊祐為荊州刺史祐梁山水每思風景必造

依法窮竟墮淚碑峴山置酒言詠終日及祐卒襄陽百姓於現

山祐平生拊憇之所建立碑廟歲時饗祭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曰墮淚碑

夢三刀懸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甚惡之主簿李毅三

日三刀為州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三

品酒

劉弘為荊州刺史持節南蠻校尉先是酒室中有齊中酒廩

醉豈得二其厚薄自

酌貪泉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

今不得分別

里地名石門有水貪泉言飲者

懷無厭之求隱之酌飲之

賦詩曰古人云妖星見

此水一吸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妖星見

定江南以

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既渡江累破石勒軍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六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又術人戴祥曰祖豫州九月當死逖豫州士女若喪考妣子弟

樵薪 祖逖為豫州刺史不畜資產克己務施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治稱不煩** 石考遷江州刺史治稱不煩在

城郡弋釣山澤縱心流覽 **秋夜登樓** 庾亮鎮武昌諸佐更殷浩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尹小佳老子於此處 **殺典**

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行已多如此 **殺典** 吉翰字休文為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

籤 關齊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旦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之謂曰卿意當欲省此囚死罪昨

始齊坐見其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命卿便當貸其重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下獄殺之原此 **旌命所加**

囚生命其於刑政類皆如此自是列吏莫敢犯禁 **旌命所加** 三千餘人 王隱晉書山濤為冀州刺史自濤居於此州

於是为 **使私童樵採** 晉中興書褚裒字季野女即獻后也以后盛 搜賢求才旌命所加三千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

每崇清約但 **綏撫故舊** 桓宣為梁州刺史在鎮十使私童樵採 桓伊字叔夏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透都督江州荆州

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年歲不登宜併小縣除逋米州治宜還豫州詔令移 **年二十** 荀羨為徐州

州尋陽餘皆聽之伊隨宜 **接豪士以友道** 臧榮緒晉書華軼字彥夏歷江十中興方伯未 有如羨少者 **接豪士以友道** 州刺史在郡甚有威惠州之豪

士以友道接之 **三窟** 王衍字夷甫累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甚得江表之稱 **三窟** 書令司徒母弟澄為別州族弟敦為青州

因謂澄敦曰荆有 **吾晉** 於此足以為三窟也 **得劉公一紙書賢** 卿二人在外而吾 **吾晉** 於此足以為三窟也 **得劉公一紙書賢**

於十部從事 晉陽秋劉弘字和季為荆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廢手書郡國丁宣款密 **故莫不感悅爭赴** 牛產犢官舍留之而去

之咸口得劉公一紙 **書賢於十部從事** 牛產犢官舍留之而去 **殺弟** 千寶晉記荀晞字道將為兖州

私牛產犢官舍留之 **而去** **殺弟** 千寶晉記荀晞字道將為兖州節斬之殘母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徑往哭之 **姿容如畫觀**

甚悲曰殺弟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姿容如畫觀** 姿容如畫觀

姿容如畫觀

姿容如畫觀

姿容如畫觀

姿容如畫觀

姿容如畫觀

者塞路王規字令武廣州刺史姿百姓感化復覩太平祖述為

豫州刺史長亂之餘骸骨未收者為之殯殮葬其骨肉恩薄不

收殮者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見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

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置話曰幸

我重臨荆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水何時復來乳哺三臨徐州

威惠宣著王懿字仲德為鎮北將軍徐州威惠宣著嗜酒醉輒累旬荆州

王悅范泰外弟也嗜酒醉輒累日及醒則治國如家宋畧范泰

儼然端肅泰請曰酒雖會意亦以傷生奏交州刺

史杜惠世司交部布羣蠻縲經送千餘里雍州刺史晉安侯劉

衣蔬食治國如家道考卒在州有惠化

及喪東歸漢濱辟蠻我是賈客耶齊書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

縲經號哭送千餘里我是賈客耶嘗置錢還都置物有獻計者

曰於江陵買貨至都回換可得微有置宅百三十萬王琨為廣

所增跌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

三千萬現無所取表猷俸祿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

罷任考武帝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起臺榭延僚屬梁書

臣置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起臺榭延僚屬夏侯

詳為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

有峻峯旧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

起臺榭主人憤憤不如客蕭恪為雍州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

延僚屬主人憤憤不如客遠玉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

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遠達裂裳

武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及恪還武帝問之恪大慙裂裳

為帽哀哭迎之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之西也郢州人

為白帽哀哭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

以迎送之憂二獸自斃宗室蕭業嚴封長沙王者督南兖州刺

無西顧之憂二獸自斃史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旧有二猛獸

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有一人曰四獸死于

刺史德感神明所以二獸自斃言訖不見眾並異之四獸死于

郭外宗室蕭象為湘州刺史湘州旧多猛獸為暴及象任自立

碑宗室蕭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政德樹碑于州
率領與石至州識者笑曰王自立碑非州人洗足致敗春雖無他才術臨人以廉潔
稱閨門混雜其身服垢汚脚數月一洗言衰老無能抗敵梁後
每洗則人才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敗衰老無能抗敵梁後
任約之來江陵憂懼時上方議拒捍未得其人與晉州刺史蕭
惠及董羅等議之羅曰當令所仗莫若蕭公上應聲謂惠曰社
稷存亡在斯一舉卿士同族休戚為我行乎惠曰歐陽頎有斥濟
對曰臣之少壯獨不若人今衰老矣無能抗敵歐陽頎有斥濟
才陳景平中元帝徧問朝宰曰各舉所知群臣未有對元帝曰
正有斥濟才恐蕭廣州不卧彪後魏李崇沈深有將畧寬厚善
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卧彪後魏李崇沈深有將畧寬厚善
士數千人寇賊侵邊父子相代榮之時終敬父子相代為克州賞世
所向推破號卧彪父子相代榮之時終敬父子相代為克州賞世
子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為牧之道
先遣左右勅不聽起視其斷決忻然喜見顏色為牧之道
亦易亦難高陽王雍為潮州刺史誠曰為牧之道亦易亦難其
身正不令而行政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

是修召公廟高允為淮州刺史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郡縣見
雜望乃表修葺之元時年九十勸人學業置鼓樓李崇為齊州
何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置鼓樓李崇為齊州
乃村置一樓上懸一鼓有盜則擊之成頃武士彎弓文士下
之安南王禎為雅州刺史高祖餞之於都亭詔曰今者之集
筆賓曲宴各命賦詩不能者聽射賞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移
治東城汝陰王子修義除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表刺史累
城之寄違吉就凶時亦有之可聽斷亡失子李崇為揚州刺史
更立廡宇修義於是移治東城斷亡失子李崇為揚州刺史
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
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崇俱禁之各在別處經旬日遣人告禁
之曰君見過患何已暴死有赦解禁可出奔喪也苟泰聞即號
咷悲不自勝奉伯嗟咨而已殊無不滿之意崇乃以見還泰詰
奉伯詐狀奉伯疑引云州民請輸絹粟以報恩任城王雲冀州
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州民請輸絹粟以報恩任城王雲冀州
甚得下情於是合州民請各輸絹勸課農桑修飭太學李平為
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勸課農桑修飭太學李平為

史勸課農桑修飭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
教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畫獲虎尾踐薄冰
於客館以立文學崇武館韋或為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
示誠焉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
揔教文於城北置崇武以所賜穀帛分州內孤貧常琮遷郢州
刺史在州有
館以習武事境內肅清以所賜穀帛分州內孤貧常琮遷郢州
刺史在州有
聲績遷龍驤將軍賜驛騾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琮乃集州
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所能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
當遂以所賜
州中十善陸侯長子諷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
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
復諭於父矣少為內都下大夫出為湘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
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舊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
之以政事責之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茲擿伏
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寇盜呂為散騎常侍人乞晉者
千餘人乞留上封孫叔敖廟毀蔣子文廟任城王澄為揚
州刺史下車封孫
叔敖廟毀蔣子文廟請復皇宗慈父宗室元字為冀州刺史勸課
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豐桑境內稱為慈父都州號
曰神李惠為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鷲爭巢已
君彈鷲累日惠令人擁護試命網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

弱竹彈兩鷲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吾者自計辯訟
為業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群下服其深察
李惠為雍州刺史人有負薪者同梓重擔息樹下二人將行事
一年皮各有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網紀曰此羊皮可考
知主乎群下各無答者惠乃令人置羊及席上以杖擊之見少
蓋眉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覽究
多如表求賑貸北齊書李元忠為光州刺史州境災傷人皆菜
色元忠表求賑貸概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
遂出五十萬石賑之事記表南齊豫章王蕭巖初為
荆州刺史至州坦懷納
陳朝廷嘉而不責召拜侍中荆州刺史至州坦懷納
善剛席思政王儉以書與疑曰田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
實在緝理公臨蒞甫邇英風惟穆江漢未蘇八荒慕義庾亮以
未蒞以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桴鼓不鳴邢即徐兗州刺史有
善政桴鼓不鳴吏人
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桴鼓不鳴善政桴鼓不鳴吏人
姦伏守令長罷牛酒祈子胥廟宗室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城
比有伍子胥廟其俗敬思神祈
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嘆曰子胥賢者豈前兄後弟夏侯達
為南豫
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夏侯達
為南豫
州刺史遠兄宣先經此任至是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德於
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賴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行

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

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

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

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

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藩貴

族出鎮莫不皆出納教命

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愨禹豫州吳

喜公為典籤慈刑政所施

喜公每多違執愨大怒曰愨年將六

十餘為國竭命正得一州

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

稽顙流血乃止自後權寄

稱隆典籤連至還部一歲數及將至

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史

行事之矣惡係於典籤之口

莫不折節推奉惟慮不足

於是咸得州郡推重藩居

如斗大上放囚展謁親戚

張華原字滿國兗州刺史獄先有禁

之始天下黎民皆將中賀

尊老獨卿等山閉今給

假五日足得展謁親戚期

盡還也囚等應期畢至

字明遠拜揚州刺史其妻

生男放囚

有閔上細作二人亦放覽

醒而知之上表自劾顯宗原其罪

夢山上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大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

乎教月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是東北十七里平

果然

六駁食猛獸

風所

正恐不久復來

致

盧潛為揚州刺史甚為太守所憚武平二

酒肉篤信釋氏大殺僧會

以香花緣道流涕送潛嘆曰正恐

不久復來爾至鄴未幾陳

將吳明徹渡江侵掠復以潛為揚州

刺史趙郡王泉

振井鍾才下泉源湧出號曰趙郡王泉

新靴人

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人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

早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遮相謂曰此申使君手跡並寫誦之

粟之賍無所寬貸得十人奏之志配廣南親戚哭聲遍於州境

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榘楚盈前哭者彌甚司馬京兆常焜清河

趙達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人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塤

蛇腹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之歌曰士人暴過猛獸

居室患蠅杖門者庫狄伏連為并州刺史好聚斂又酷酷居室

每自恨之不識士流聞府奉軍受絹千疋斛律武都為兖州

多是衣冠士族皆捶撻遣築墻刺史塗經衛北受

絹千疋黎陽郡守石曜手持一練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機杼耶

以奉贈自此之外並頂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鈍儒笑而不

青何忍欺仁君鄭祖述為兖州刺史人有市盜布其父怒置勳

州後周文帝以帝孝寬立勳玉璧遂於玉璧置路側植樹常孝

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補孝寬

臨州乃勒州內當土堠之處植樹以代之既免修復之勞旋又

得庇蔭太祖後見之恠而問之人以狀對太祖嘉之豈得獨爾

當公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一樹百

里五特給路車鼓吹蘇亮出為峻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

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觀為臨境士庶所重獨孤信為春州刺

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為本州刺史劉雄高

暴過猛獸

庫狄士文為具州刺

史至州長吏尺布斗

斛律武都為兖州

刺史塗經衛北受

此是老石機杼耶

置勳

路側植樹

獨爾

獨孤信為春州刺

劉雄高

本州刺史

劉雄高

本州刺史

容貌魁偉聲音

容貌魁偉聲音

容貌魁偉聲音

容貌魁偉聲音

容貌魁偉聲音

民附者數萬家太祖大悅以其信著遐近故賜名信肉袒自罰

長孫儉為荊州刺史東南

泉琛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廳事前內袒自

罰拾琛不問於是州屬咸肅厲莫敢犯法魏文帝望書勞之

掘得黃金封送上王思政遷荊州刺史督工匠繕治城塹掘得

史以金示之曰令臣不置有私悉以鄉里運米以自給

黃金封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鄉里運米以自給

史性清約纖毫不可擾於民在州孤之有卿若手臂

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原州刺史太祖謂之日孤之有卿若身之手臂一門之內再有

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於是令速先賫代州事

衣錦之榮令狐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月與整同起兵

望應得本州但朝廷籍委任不宜遠出言公堂

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燉煌太守

老熊當道

羅除華州刺史嘗修州城未畢榻在城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

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熊羅不之覺比曉眾已乘梯入城羅尚卧

未起聞閣外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洗持一白棒大呼而破

謂曰老熊當道狗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遂至東左右稍集合戰破

帝聞而壯之元日放囚歸家蕭擇字智遐武帝安城王

為上州刺史常至元日獄中所有繫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

赴獄主者因執不可揮曰昔王長文雲廷見稱前史吾雖寡德

竊景行之自此獲罪彌所甘心還吏不敢欺

幸勿雲也諸因荷恩並依限還吏不敢欺

餘主者受貨洗改解書行事不覺績知曰

縣解有姦詰之由是吏不敢欺稱為明智

史清恪有信明解庶獄善知

奸惡文案無擁吏民不敢欺

少草隸有君子風

開草隸有君子風

陰遷益州刺史自縣

之州近世未有也

其清德乃贈以竹屏風

意取付所司太祖聞之並賜祥

置水器投書

貴要囑託書玦於廳事置水

器發書皆投其中一無所報

吏民塞路攀車隨之喜慙悲三者交集

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

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

選擢慙於不堪所職悲於懷聞喪罷市傳泣數千里鍾岷良史
戀闕庭三者交集不知所裁聞喪罷市傳泣數千里傳羊祐字
叔子為荊州刺史思惠均給人不疲勞及祐卒於洛陽信日中
至荊州荆州市方大合聞祐薨即罷市肆皆號咷處傳
泣數在官不迎妻子官不近妻子未嘗食魚肉重授并州為天下
最梁習字子雲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咸安兼貢達明士咸
最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習有吝并士重授并州為天下
最荊州刺史歲飢立開倉以給之
蓬為吳人襁負而至者數萬羊祐為荊州刺史思施均給民不
屏風吳人襁負而至者數萬
開廩訖上聞喬立字公祖徙梁州刺史歲飢立開倉以給之主
廩訖乃上聞懷義忘罪
天子嘉之王望字慈卿為青州刺史歲飢保草
離意獨曰若華原子反楚宋之時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
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賞望市無二價
法忽其本情將幸聖朝愛人之旨帝嘉之乃賞望市無二價華

字季思遷梁州刺史撫養遺成好施惠受市無二價樊車號惜郗瞻字思遠遷益州

臣零陵先賢傳衛臻領選舉傳為益州刺史文帝曰選吾心腹

別選臣也吾方與運籌惟懼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受以遠任

傳焉民吏懷之不忍欺百姓嘆息莫不號哭其子橫復為是州

政務清淨而已民路傍女子哭聲不哀益都者旧傳

吏懷之不忍欺路傍女子哭聲不哀州刺史行部聞路傍女

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遺物往吏曰有繩謂吏曰

死人自道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屍曰當有物往吏曰有繩聚頭

所遭搜視鐵釘貫項得交刀為交州世說爰綜為新安太守南

推問乃以淫殺夫得交刀為交州界有刻石綜至下醮有人

於下得剪者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相王常餞孫同老云此
州扶而長君當為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為令得交刀君亦當為
交州後果重千斤語林孟業為幽州刺史其見庭前井中出
如其言人甚大或以重千斤
晉陵常邵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中井出齊長尺所被帶組
甲伍相隨出門良久乃盡邵兄藪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刺史
即青廣吏人立廟設祭干寶搜神記王業和帝時為荊州刺史
二州也

銘德刻石銘德上州界山響稱萬歲者三州刺史慕容五藏為廓

三響稱萬歲者三詔頌郡國仍遣使離於山屈公卧治楊常布

所其日景雲浮于上堆屯副壇使還上大悅屈公卧治表有足

疾上謂之曰滿州出美酒足堪養病還笏復拜張威以平王謙

頗治產業遺家僚於民間鬻菘根其馭吏錄此侵擾百姓上深

加譴責坐廢於家從行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

每委公以重任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終名行唯利是嗜豈有

辜負朕心亦且累公名德因謂威曰公所執笏今何在威頓首

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未明日奉笏以

見上曰雖不遵法度公効力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復拜洛

州刺史戴帽錫片梁彥先拜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

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為湘州刺史豪猾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唾笑

隆恩茂之復為湘州刺史豪猾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唾笑

彥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校猶凶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稱為良二千石

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後戶口簿籍多不以實熙晚諭之令自掃首

至者萬口在職數年風教大行稱為良二千石考績為天下

最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

未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羊從為河北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

思立碑頌德及上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乃命

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

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遂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

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護溝瀆于頓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

良政上聞而嘉之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湖疏鑿

溉田三千頃久埋廢者令設堤塘以復之改蘇州刺史護溝瀆

整街衢至今頽之其俗事鬼頓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徹去

唯吳太伯伍員等廟存焉削去煩苛崔瓘以士行聞蒞職清謹

雖為政有績然橫暴尤甚畧遷豐州刺史下車削去

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俗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

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既能政

選循良大歷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為近輔以敬括為

公衣錦姜譽秦州人以平薛仁果拜秦州刺史高不遣妻子為

質張萬福在泗州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恣令管内

刺史送妻小在揚州以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

刺史送妻小在揚州以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

刺史送妻小在揚州以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

刺史送妻小在揚州以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

刺史送妻小在揚州以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

刺史送妻小在揚州以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

公萬福妻子老且醜不足煩相

奏放逃戶欠錢李渤字濟之遷江州刺史張平

叔判度支奏理遠通渤上疏略曰伏奉詔勅度支使所奏今臣設

計督填逃戶所欠錢四千萬餘臣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

督三十六年前通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不副聖情下不忍

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

為懇誠若不蠲免實難存濟方渠水流楊朝晟字叔明為鄧州刺

路也諸城其地以備之軍方渠無水師旅驚然遠有青蛇乘高

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

是圖其事上聞詔務舉大綱楊恭仁隋司空雄之長子仁壽中累

署祠馬察戎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引水入城以代井汲

善政非唯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引水入城以代井汲

長孫探為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則天常

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賴之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宜尚書唐休璟等奏曰伏思當今

要務莫如富國安人富國安人當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

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

是貶累之人風俗不登實由於此今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

與大州共

前後為治其政如一

陸象先為刺史嘗有小吏犯罪

當合於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

即當自汝為始錄事慙懼而退象先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

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繁爾但當靜之於源上務勸農

源亦何憂其不簡前後為治其政如一當靜之於源上務勸農

桑蘇幹選魏州刺史時河北飢饉舊吏苛酷百姓多逃散幹

乃察奸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未復業稱為良牧郡

入勒碑頌德秋仁傑轉宣州刺史撫和戎夏民得歡心郡人勒

史德美者盈路翰薦罷散繕城郭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

於朝詔為冬官侍郎不徒示寵賈敦順為瀛州刺

輟下車謂曰金湯非粟不守豈可不徒示寵賈敦實為饒陽

令政清淨旧制大功之無不達官朝廷奏課第一崔俊性介潔

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徒以示寵奏課第一

賦貪若柔以蘇州一劍下毗陵九國志張馴景福元年從行密

刺史奏課第一一劍下毗陵

毗陵大城也馴一劍下指獄門曰錢鑪後蜀申貴歷昌渝文

不亦壯乎郡授温州刺史指獄門曰錢鑪

雲所在聚斂取貨民不勝其弊典眉州受財鬻獄恣其暴橫嘗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鑪其道如此祝神虎斃南漢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人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神奉酒祝神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屏去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哮吼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民安俗阜 王延彬弱冠為泉州刺史在治三十餘年李大楚李瓊為桂州刺史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据按大嚼走既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州兒童聚戲路忽相驚走曰大蟲來

至是果應刺其體作赤心殺賊字 國朝兵馬副部署保州刺史實有膽勇常自言願死於賊刺其體作赤心殺賊字至妻子如僕同 皆然鞍馬器用什物咸刺繡刻鏤亦為其字作破陣力降魔杵錢鞭鐵幘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驢馬緋抹額自稱慕尉遲敬德之為人刺保州言於上曰臣服飾恠異所至之處觀者必眾願劫郡縣遣服飾恠怪以遼州刺史呼延贊為馬卒遮列清道上笑而不許服飾恠怪步軍都軍頭領州刺史上謂侍臣曰此人頗有膽勇往呼延朕北征服飾恠恠朕以其惑眾欲斬之且車服介冑自有常制豈當自異乎如尉遲敬德

對御殿傷人雖有匹夫之勇亦有何用 為將以忠實為本 至道元年汝州刺史常殿上慰勞久之謂左右曰思德事朕日固久今老矣當少壯之時甚銳健大凡為將以忠實為本思德嘗領兵從曹彬至涿州會軍失利皆潰去思德以所部翼衛彬至德州謂人曰吾輩徧裨爾偶失主帥將何面目見君父用心如此可謂忠實矣

立屏盜碑 郭進為益州刺史會盜賊群起劫居民進帥鎮兵剪除之部內清肅民吏千餘人詣闕乞立屏盜碑許姚大蟲 魏丙斌大祖以西屢為寇妙選內斌為慶州刺史史在部十餘年戎畏服不敢犯塞號為姚大蟲

別駕 沿革更見州收門

應劭漢官儀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

駕諸郡從事秩皆百石 刺史六條曰州別駕見部 刺史持版拜刺史亦答拜

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

隋百官志梁武帝州置別駕治中從事各一人為十班後齊司

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司州別駕從四品上行州第六品中州從六品下州第七品後周八命州別駕正四品七命州四命州正六品

隋雍州置牧屬官有別駕開皇二年改別駕兼負務以為長史司馬

唐職官志正觀二十三年改別駕為長史永淳元年置州別駕

唐百官志上中下州別駕各一人武德元年改丞曰別駕十年位改別駕皆為長史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以諸王子為之永隆元年省永淳七年復置景雲二年始參用庶姓天寶八年諸郡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來西河用兵偏裨立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

受代閒居者常數千人趣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疾謁繫於辭語及常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清流不雜投傳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辭陳蕃為別駕後朝政清肅事蕃以處諫議不合投傳而去簿符也獲沙門盜金後周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其金賈人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伏慶聞而嘆之乃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予曰日者曾與沙門酣晏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掠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爾即遣吏速捕獲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獲盡得所失之金

長史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五代職官志清泰三年中書門下言長史因攝奏正比未有官者送名

國朝淳化五年詔益王元傑可檢校太保兼侍中行楊州潤州
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鎮江軍節度使楊潤等州營內官察處
置營田堤堰橋道等使仍改封吳王翰林士^學張洎上言今月
二十七日制改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及內使中尉等佐王為
理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
內使行郡事晉永和泰和之際有琅琊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
靈運王羲之等為會稽臨川內使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楊益
潞荆幽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使之類
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楊益郡等或有親王遙領朝
廷命大臣臨郡者皆是長副大使知節度事臣請以一二言史

之段文昌出鎮楊州云南淮節度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檢
校尚書左僕射兼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戴義鎮幽州盧龍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押契丹兩蕃經畧等使
檢校司徒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
楊潤二郡建杜為國正居大都督府之任又以正領節度使豈
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或朝廷且以長史拜
命其知御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事之日倘或他日別命守將
裨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除授也乞付中書門下施行上以制
命已出不欲易洎表再上引典故論劉宰相言曰襄王越王皆
領長史今吳王獨為大都督居襄越之上非便上言曰業已差

誤異日有除授即改政之洎奏遂寢至道二年以越王元份為
杜州大都督兼領會稽吳王元傑為揚州大都督兼壽春先是
洎常抗疏至是洎知政事因郊祀覃慶遂改正焉元祐令州長

史正九品州長史為散官

辟處士晉書桓冲温之弟也最淹識有武幹為中軍將軍都督

士劉麟之為長史麟之楊江豫三州刺史又遷為督江荆梁益宣交廣七州命處

不肯屈親往迎礼甚厚真宰相才唐則天求宰相秋仁傑曰荆

宰相才也誤寵崔敬嗣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

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

超拜者者數四後引与語方知誤寵既同姓名每進擬御筆

注別榻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南陵太守別勅尊行南徐州

是長史孔生事休源畧佐名藩王常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榻云此

人莫預焉簡擇無如卿者謂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車馬此

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擇日遣行上前

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為擇行圖擇日而遣之其擇日遣行上前

賈後張張志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志

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与仁愿皆為一時之挺身而去蘇環字

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挺身而去昌容遷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楊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恠

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辨机皆致貲數萬唯環挺身而去

煙霄失路劉鄴字漢藩同平章事僖宗即位蕭倣淮南節度使是

然散官粟行賑救李臯字子簡為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

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

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

上嘉起屯田以代轉輸李聽為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

復開決日渠溉田政在養人賈敦實咸亨中遷洛州長史甚有

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
過多雖能亦不責也德惠為之稍減
不枉不漏張說字道濟
中書侍郎雍州長史景雲秋謀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
捕繫杖黨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
盡得其情狀其餘在被繫禁者一切釋之睿宗勞之曰知卿按
此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

司馬

隋百官志

唐職官志 並見州牧門

國朝元祐令州司馬正九品為散官

除書未到欲視事 唐書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視事

委以州府之任 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任 廳記司馬廳記曰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五大攝大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
諸侯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

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
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侍軍府者選署之凡任久資高老昏
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並之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否
能才不才一也江州士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不遠觀遊
郡吏執事不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於
是郡南樓山北樓水益事百花風篁石崑瀑布廬宮源潭洞東
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 五品又云按唐典上州司
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馬秩五品歲廩月俸官足
以裨身食足以給家政康非司馬功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
事憂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 政
康非功政壞非罪祿優穩並見 豈是覓鷄人 劉齊賢自侍御史
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典宗嘗從事於苑中弋獵因言
晉州出好鷄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
鷄人耶卿何 維舟月夜賦詩 蕭遠與常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
以此待之 衡以達進無藝同年皆薄之蕭形
神秀常志操不群自此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之保衡
作相倚蕭之失貶播州司馬途經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
害遠有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予平常禦侮溝心異之過峽州經
帝祠即所視之神人也保衡誅後入同平章事

天下甲門表誼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即侍中文確之子誼
下甲門也誼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得一長史是隴西李豐天
衣冠顧瞻始可稱率北老夫是也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
無戶沛懷慙而退御製詩以贈行
御製詩以贈行善政表於能官
善政表於能官則天安石為永昌令并州司馬
此稱職甚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敬將受正員
黃州司馬勅至南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
正員五品官是開徵幸之路且無闕可供申是補行時權改太
大少蘆生於室
傳蘆生於室
佐欽建曰蘆芽類德澤而滋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
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德名無忘斯言全忠秋滿還鄉里事節度
使李何舉為牙將何舉三章推全忠為晉後
朝廷因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不宜治郡
太子左贊善大夫會行執政取為刺史詔出王涯上疏論之言
無實行不宜真彼周行執政取為刺史詔出王涯上疏論之言

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
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治中

漢制治中從事史一人居治中治事主眾曹文書

應助漢官儀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辭對無變謝承後漢書陳禪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劾

自若辭對無受納賂賂禪當傳考及至答掠無筭五毒畢加神意

治中月旦各言其失太祖令曰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廷

月旦各荆州從事世說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溫深器以

州後無車公不樂車盾為桓溫治中有會

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
納言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馬以手中拭其面
權克荆州

將吏悉皆歸附而濬
濬犬面着牀涕泣交橫
起下地拜謝
占術馳名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
即為治中
為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
早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中天北雲起須臾大
雨至哺時滿水起十餘丈漂壞廬舍
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洛陽主人慶維濟陽人
也早有操行知名於時
獨孤信東討肅宗人為援授
司州治中糧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主簿

漢制州有主簿一人錄閣下眾事省文書

韋昭辨釋名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

彈箏歌秋風
俗說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閣下玄聞其善
彈箏使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味殊適

以此大
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晉書習鑿齒為桓
賞之

深密時曰徒三十年看
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家粟作粥餌飢人
後魏常肱少有志奉
時屬歲歉肱以家粟作
粥以餌飢人所活甚眾
常年十八辟州主簿

諸從事

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

舉百官犯法者
蔡質漢儀曰都官主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博
揚記曰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掾擊

成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眾事別駕從事校尉行置兵曹從事

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

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晉職官志

隋百官志
皆見州
收門

通典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坐法失官前漢郗吉為廷尉右監楊子雲誠知人楊雄少時從

京師顯名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嚴君平德杜陵李強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

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誠也強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

續漢書楊球為幽州從事白馬陳從事謝承後漢書李憲於廬江

得廬江人陳眾為從事白刺史言陽歙請降之於是乘車一州

震懷華嶠後漢書衛羽為州從事時中常侍草起兄子臣為濟

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取臣賓客親史四日

餘人七日中糾發其贖五六貴戚斂手避二鮑鮑永為司隸校

良尊威貴重永以是初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戒慎乃不發辟扶風鮑恢為從事恢亦抗直帝曰貴戚斂手以避二鮑不發

私書樊準為州從事臨聞有令問鍾離意別傳揚州刺史夏君

席夏君謂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禽盜在明法不在

問刺史何惜土之爵不負乎乃表為尚書禽盜在明法不在

數赦潛夫論孝明帝時荆州幸茂才遇闕謝恩賜食既訖問何

汝非部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震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何以為茂才乃擿數百而切讓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是觀之

禽盜在明法伍力過人魏張遼字文遠漢末并州刺史褚裒指

孟嘉晉書孟嘉傳庾亮辟嘉為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嘉正旦入會嘉坐甚遠褚裒問孟嘉何在亮曰在坐次卿

但自覓之裒歷觀之指搜揚翹楚匪蘭弗親賢為重作鎮方岳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

搜揚翹楚匪蘭弗州史中有令僕才女說顧和為揚州從事月且常朝未入停車門外顧

正直可集教曰丹陽從事陳趾器局轉西曹弘正可轉主簿吳興從事謝焉才幹癡不語高孝甫陳晉者日傳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卧虎故人謂之曰不能劇語默而好沉深之謀其後號曰卧虎益都者日傳李癡不語高孝甫弘字士元為州從事楊稚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之間見其貌肅如也觀其行穆如也聞其言威如也否

中正

史記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

通典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地也

干宝曰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郡中正

既未能斷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晉令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晉起居注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正為吏部尚書及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

襄陽耆舊傳晉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悉使江南別立大中正曹儀集九品議曰使具論欲除九品而置州正欲檢虛實一州闊遠畧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爾此問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品班固著漢書序往代賢智以為

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而陳郡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授奇決於胞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

為本官才有三難而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

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操人主之威福奪

天朝之權柄上品無勢族今職名中正實為姦府名九品而有

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而棄魏獎法更立一代之義制又表刺

史初臨州大中正史君吏部選內猶不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

位狀後魏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才業兼資者及武帝時崔浩

為冀州中正

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

甚得州里之稱

吳志習溫為荊州太公平太公即州都也後潘秘為尚書僕射習溫為太公平甚得州里之稱

不宜勞以碎務

晉書劉毅年七十已耆老後幸為青州太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戶表曰

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詢管四十萬戶州兼量司百寮摠攝机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

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為州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州銓正人清濁區別其所彈貶

自親執九品銓十六州品第不勞思慮上蓬蒿不足成林

陳頤傳解結問別駕治中曰河北白壤膏糧何故少人每以三品為中正皆云不審陳頤對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

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土平氣均養進寒俊王隱晉書楊暉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陶侃共載詣崇州

大中正溫雅責暉與小人共載暉曰江州多少風俗鄉已不能養進寒俊可不毀頃之楊暉代雅為中正侃為鄱陽小

中殿下何得見逼蕭子顯齊書張緒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邑為州議曹

緒以資籍不審執不許冕遺書佐固請之緒品藻人物以正一
正色謂冕使曰此是若家州殿下何得見逼
州清論正官最集表讓豫州大中奏曰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
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州問與郡縣希疎如馬齒
論此乃臧否之本威俗所重州問與郡縣希疎如馬齒
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問與郡縣希疎如馬齒
希疎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開尚書八條事
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各舉其子後魏書房堅遷齊
楊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各舉其子後魏書房堅遷齊
朝令諸州中正各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楊危各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一

郡太守

知州

知府
知軍

總郡佐

郡丞

別駕

通判軍州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參軍

司倉參軍

司戶參軍

司兵參軍

司法參軍

司士參軍

司理參軍

參軍事

文學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三官掾

督部

主簿

郡尉

郡太守

更見州牧門

天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

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各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

按律有無害都史言如公子吏漢蕭何以文無害為沛王吏掾并舉

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偕錄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

中興焉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曰大尹後漢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太守或自郡守入為三公

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入為三公盧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

三國時有郡守國

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耻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集賢兩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都郡以州統縣太業三年又改州為郡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

為刺史加號持節

總管則加使持節按魏晉制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使持節得戮二千石以下持節得戮

無官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戮犯令者守是刺史兼領軍戎若今採訪節度使也自北齊已降天下雖分

裂其州郡漸眾

隋開皇初有州三百一十人則刺史如太守之職

十官

人變遂廢郡便以

屢改職事不易蓋制置之際不詳原本因習旧名遂有持節諸軍之虛稱其屬官別駕以下錄事功戶諸曹參軍事亦多漢晉

之制若今之節度採訪副使判官之任本置別駕乘一車行部其參軍錄事皆佐戎旅令並無其實宣所謂必也正名者乎又

按加刺史持節軍事之名以為榮寵則邊荒萬里三數百戶小郡亦同此號又無以別遠近大小之差輕重開劇之異也顯慶

元年都督府及上州各置執

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

節但觀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別頒青龍符於東方

摠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

於摠管刺史唯一雄三年十年志願木魚符於五品以上官義

寧二年罷行使符頒銀兔符於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銀兔為

符

銅魚符自是州郡刺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太祖初理天下重

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

以州郡無不率理逮正觀之末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闈不樂

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

也如是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魚長

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

輕外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

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

夫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

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

二十人內以政績有可稱者獨

常州刺史薛承徐州刺史
史司馬鍾二人而已
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
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
甥也賤重福僕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
開元中定天下州

府自京師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
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

其餘為六雄
鄭陝汴十望
宋亮滑許汝
晉洛統衛相十緊
初有十緊州後百緊者甚多不復具列

及上中下差
凡戶四萬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以上為中州不滿二萬為下州亦有不約戶口以別初為上州又謂近

畿者
州戶數雖不滿四萬亦為上州其親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為上州王去後依旧式天寶中通計天下凡上州一百九中

州二十九下州二百八十九
萬石君
史記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如石氏

奮長子建次子甲次乙次子慶皆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景帝季年萬石

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遇
河東股肱郡故特

召君
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
召欲以為御史大夫
夫人言其勇使酒准近至晉郟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授事罷去其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

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點
東海大治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然慙曰河東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肅及姦邪盡之東海大
教告屬縣
王尊字子貢為安定太守到治乃入守右扶風

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樹弱宣恩廣澤甚
一切以便宜從事
勞善矣太守以今日至府諸君卿勉力正身

冀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飢寒而

吏不恤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不可不急唯緩之然後可以願丞相御史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遂獨行至府郡中翕然賊盜亦皆罷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羊特曰何

為帶牛
賣刀買犢
上
銅虎符竹使符
前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佩犢耶

虎第一至第五國家常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伍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之

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
天下無雙
李廣為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晉京師左以與之

上谷太

守數與內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以殺
下無及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乃徒為上郡太守以殺
降不侯初李廣與從事李蔡俱為郎元侍中蔡代公孫洪為丞
蔡為列侯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廣以問望氣王朔曰豈吾
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
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歷七郡
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
卒共之將兵之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土卒不盡食不
嘗食寬緩不惜士以此樂為用賞賜分麾下與士卒共飲食上民之師帥董仲舒策
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起學成都市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
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解陋有蠻夷風欲誘進
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屬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李宮於成都市中每出行縣與後李官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禁
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
之化也

治為天下第一

朱邑字仲卿遷北海太守以廉非撥煩吏勝
治為天下第一入為大司農

楚人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吏民信愛號為召父召信臣字翁
月上知勝非撥煩吏遷光祿卿為南陽太
守躬勸耕農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
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獄訟衰止使民信
愛號為不嚴而民從化循吏傳序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
召父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戾而民
從治郡如家衛風字子產為初陽太守賓客滿門宋博好樂士
卿賓客滿門欲玉食自奉陳咸為東郡太守又為南陽太守所
仕宦者荐舉之居以殺伐立成其治儼嚴延年其廉
不如所居調撥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
史郡守長史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名欲求
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下吏汲黯字長孺為東海太守
畏之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卧治黯學黃矣之言治官理民
好清淨擇丞掾史而任之具治貴大體而已不苛小務黯數
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後以吏立鉄錢民盜鑄楚化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
數強起然後奉詔上曰君薄淮陽耶吾徒得君之卧而治之耳
五十當貴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常負薪樵賣以給食擔
東薪行且讀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謠

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
千餘矣妻怒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遂去後買臣隨上計史為
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
幸荐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
助俱侍中後拜會稽太守且至發民除道故妻夫治道買臣駐
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而妻
自縊 **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 買臣待詔常從會稽太守邸者
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
臣買臣入室中守邸吏與其食且飽少見其印綬守邸者恠之
共前後引其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使驚駭出語上計掾史
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乃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
買臣徐出戶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息**
盜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問何以息其盜遂對曰臣聞 **班春** 崔篆
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惟緩然後可知 **班春** 以王
莽時為建新大尹到官稱病不視事三年 **厭承明之廬** 嚴助為
不行賂門下掾倪厥諫篆死強起班春 **厭承明之廬** 會稽太
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 **詠豪猾** 濟南閻氏宗
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故出郡吏 **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乃拜邳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
氏首惡餘皆股慄居歲餘郡中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
大匈奴引去 邳都為鴈門太守得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邳都
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 **匈奴見憚** 邳都為鴈門太
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乎於是斬都 **匈奴見憚** 守匈奴至為木
能人家都令騎射之莫 **郡將** 嚴延年傳注謂郡守為 **郡中無犬**
吠之盜 王温舒為河南太守素居廣平皆知河南豪猾之家及往
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內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於
族小者乃死家尽沒入償贖奏行不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
十餘里河內皆恠其奏為神速尽十二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嚴延
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年為
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
忤咸曰盜負二千石莫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
吏不敢追延年至遣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為
兩劫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已先知之趙掾至白其輕
者延年素懷中得重劫即收送獄夜入晨殺吏分考 **民思其政**
兩高窮竟其姦誅殺數千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何隨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祭孝婦天大雨于定
官後州鄉人言謙平當者皆何謂何江陽祭孝婦天大雨于定
父于公為縣獄吏東海有婦少寡無子養姑謹欲嫁之終不肯
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于壯奈
何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証服其
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
殺孝婦郡中早三年後太守至小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強斷之倘在此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因表其墓天立
大雨歲熟郡中天下長者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
以此大稱于公天下長者臣何足以知之曰公長者宜知之叔
頓首曰故雲中以三公使車載入殿中受策蕭育望之子也王
太守孟舒是也三公使車載入殿中受策以其名父之子
著才能除為功曹遷謁者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
郡太守上以育為耆旧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主
云使車三公奉使之匈奴不入界李廣為古北平太守匈奴號曰
車育至南郡盜賊靜匈奴不入界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不可干以私伊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家東海
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語其邑道不拾遺范曄拜天
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道不拾遺太守吏人

及羗胡畏之典歷三郡蒲鞭示辱劉寬典歷三郡嘗曰齊之以
道不拾遺刑民免無耻吏人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於下災異或見引
躬克責每行縣止息停傳接引學生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見父老慰以農田之言少年勉以孝視民如子寬為南陽太守
以時口不屠伯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冬月斷不接賓客
出罵言屠伯獄縣內流血河南人號屠伯
為豫章太守方峻不接賓客士民奏課第一李忠字仲都為丹陽
亦畏其高為尚書送者不出郭門太守三公奏課為天
下第一邊黃堂郭丹為南陽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荐鄉人長
豫章太守黃堂者自代而去詩勅以丹事編署堂以為黃後
注黃堂太守理劇表安字邵公三府奉安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之願事也理劇能理劇拜楚郡太守
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
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囊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使
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屋殷足時人方借寇君一年
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借寇君一年
寇恂為潁川太守後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
軍還謂恂曰潁川逼近京師獨卿能平之耳恂曰潁川割輕聞

陛下遠諭阻險有事敵蜀故狂狡乘間相
向賊必惶懼歸死臣願前驅即日車駕南征
恚降而不拜郡中百姓遮道秋毫無犯孫
日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秋毫無犯孫
都歸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文武
珍寶悉修列上言秋毫無私蜀人大悅文武
定河內問鄧禹曰誰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
足有牧人御眾之才上乃拜禹為河內太守
兼才府靈桓字子幹嘉平中九江蠻反四
以萬騎入漁陽堪卒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
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
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去職乘折轅車樊顯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范廉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民豐邑宇迫
以防火災范乃毀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音
無襦今五袴作音則護反
隨車致雨政不煩苛行春太守

早隨車致雨白鹿分道夾轂而行弘惟問主簿黃國曰為
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缺生魚續受懸於
庭後又進之績乃出前所懸魚以杜其意為三河表
河內太守政還珠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
稱三河為表還珠出珠寶與交趾北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
是宰守並多貪穢縱人採珠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界
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飢死於道嘗到官草易前弊求
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受一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
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為神明太守山民愿朴乃有
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
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庖肩皓髮自若耶山
谷間出人費百錢以送寵勞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野鄙生
未嘗識郡他守發吏求民間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
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過聖明今聞當見弃
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
大錢夾河為太守杜周為御史大夫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
受之
數巨萬治毀陷所息虎害法雄為南郡太守先是多虎狼之暴
皆暴酷

乃令毀陷阡虎害 拔薤置水 龐參為漢陽太守 郡人任棠有奇
頓息人以獲安 節隱居教授 參到先候之棠不與
言但以為薤一大本水一盃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
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當是曉太守也 水者欲吾清也
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 京師蒙
也於是歎息而還 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京師蒙
福 穎川盜賊群起 徵拜漁陽太守 郭伋為穎川太守 召辭謂帝
旁之曰賢能太守 帝城不遠 何潤九里 真京師 并蒙福也 伋
到郡招懷山 虎東渡江 宋均為九江太守 郡多虎 暴常募設檻
賊皆歸降 豹在山 龜鼈在水中 各有所託 今為民害 咎在殘吏 其務退姦
貪進忠善 可以去檻 穿其後 傳言虎相與東游 渡江又山陽楚
沛多蝗 其飛至九江 蝗飛至界散去 上絕淫祠 宋均為九江太
太守 輒東西散去 蝗飛至界散去 上絕淫祠 宋均為九江太
后二山民共祠之 眾巫取百姓男女以為公 姬以男為山 公以
女為山 姬歲改易 既而不敢嫁娶 前後太守莫敢禁 均乃下書
曰自今已後 為山娶者悉以巫家 降廣陵賊 廣陵賊張嬰等眾
劫擾良民 於是遂絕不復為山娶 降廣陵賊 數萬人 殺刺史太
守寇亂 徐楊間積十餘年 朝廷不能討 梁冀諷尚書以張綱為
廣陵太守 欲因事中之網 乃單車之職 既到 乃將吏卒十餘人

送造嬰壘以慰安之 明日嬰將萬餘人 與妻子面縛 降綱 乃
單車入 嬰壘大會 置為樂 散遣部眾 任從所之 朝廷論功 當封
梁冀逼絕 乃止 綱任郡一年 卒 百姓老幼相携 詣府赴哀 者不
可勝數 張嬰等五百餘人 制服行喪 至捷 為員士成墳

虎北渡河

劉昆為弘農太守 先是 嶺澠驛道多虎 行旅不
通 昆為取三年仁化 行虎皆負子渡河 帝聞異

之拜光祿勳 詔曰 昆前任江陵 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 道經
反風滅火 復守弘農 虎北渡河 昌邑故所 幸荆州茂才

王密為昌邑夜懷金十斤 以遺震 曰 故人知君 君不知 故人何
也 曰 夜無知者 震曰 天知地知我知子知 何謂知 密愧而出

子孫蔬食 步行 震為涿州太守 性公廉 不受私請 子孫常蔬食
步行 或勸震開產業 震不肯 曰 使後世稱為清

白吏子孫以此 掾吏衣皆去地三尺 前漢朱博 遷琅琊太守 齊
遺之不亦厚乎 掾吏衣皆去地三尺 俗舒緩 養博新視事 右

曹掾史皆移病 卧博奮髯 抵几曰 觀齊兒 欲以此為俗 耶 乃召
見諸曹吏 書佐及縣太史 選視其可用者 出教置之 皆斥罷 諸

病吏 郡中大驚 又救功曹官屬多 褒衣大 馮君小馮君 馮立
裙不中 節度自今 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尺 大馮君小馮君 馮立

御徒西河上 郡太守在職 公廉治行 畧與野王相似 吏嘉美 野
王立祀 代為太守 歌之曰 大馮君小馮君 兄弟 踵相 因循 聰

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
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百姓遵教多豪強難治
頴川太守頴川

讓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邊最後漢崔寔
寔為五原太守

為吏民行喪安禮百姓
遵用其教邊最五原士
廡麻桌而俗不

知織紡民冬月無衣寔
至斥賣儲時作績紡之
具以教之民

以免寒苦是用胡虜連
入雲中朔方殺掠吏民
寔整屬士馬嚴

降候虜不敢解榻陳蕃
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
唯四登三事寵

犯常為邊最解榻徐穉
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四登三事寵

自會稽太守罷歸入拜
三公第五倫植雲鮑昱
延兩日謠

居九列四登三事入拜
三公自郡守入皆拜三
公延兩日謠

黃昌為蜀郡太守未到
郡願復得耿君取純請
治一郡盡力自

人謠曰兩日出大兵載
願復得耿君取純請治
一郡盡力自

民自効乃拜東郡太守
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
十欲以治民自

人號呼泣涕曰願復得
耿君上復以為東郡大
守欲以治民自

効上男女皆宗以為名
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
守民養子名子

為任任延為九真太守
九真不識父子之性夫
婦之道延乃移

以齒相配其貧無聘令
長史以下各有俸祿以
賑濟助之同時相

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
者始知種性咸曰使我
有寔子者任君

也多名妻夢帶兵印綬
登樓張奐拜武威太守
其妻懷孕夢帶

子為任妻夢帶兵印綬
登樓張奐拜武威太守
其妻懷孕夢帶

生乃復臨茲邦命終此
樓既而猛為武威太守
殺刺史即

鄭商州兵圍之急猛耻
見禽乃坐樓自燒而死
如占之言老少

攀車叩馬第五倫自伯
異拜會稽太守後坐法
徵老少攀車叩

而願留一年侯霸字君
房遷臨淮太守更始徵
霸赴公車吏分

俸頒贍貧者黃香遷魏
都太守時水旱多饑乃
分俸祿及所得

皆荒年出倉米為粥薛
真度豫州太守景明初
豫大飢真過家

上冢韓稜為南陽太守
特聽稜再臨東郡人百
其歡山拜東郡

太守辭郡後去職上征
伐道過東郡數千人涕
泣乞復借取君

上謂公卿曰純少事中
馬治郡何以見思若臨
東郡人百其

歡詔扶輿詣闕宋均為
河內太守嘗寢病百姓
耆老為禱請旦

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
帝使黃門慰問因留養
疾司徒缺帝以

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
疾令兩騎扶之均拜謝
曰天罰有罪所

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
疾令兩騎扶之均拜謝
曰天罰有罪所

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
疾令兩騎扶之均拜謝
曰天罰有罪所

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
疾令兩騎扶之均拜謝
曰天罰有罪所

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
疾令兩騎扶之均拜謝
曰天罰有罪所

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
疾令兩騎扶之均拜謝
曰天罰有罪所

苦侵萬不復望惟懼因流涕而政事明察柔巴字叔元遷桂陽太守政事明察視事

七年以病乞骸骨吏民立生祠王堂字敬伯拜巴庸太守匈奴不敢向

雲中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領士卒拒之虜

自相轉籍死者千餘人百姓給足流民皆還曹褒為河內太守

無雨穀貴百姓頗流褒到省吏并職退貪暴偉容貌能飲飯

屢得時雨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民皆還馮萬石馮勒魯祖父楊宣帝時

太守常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馮萬石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

歷郡縣為能貫三百斤弓蔡彤為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

路不敢拾遺樊暉為天水太守其政嚴猛道旁不敢拾遺行吏

民老弱共守城張璠漢記陳求為陵零太守到郡設方畧期

萬人轉攻陵零陵零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皇恐掾吏

白太守求曰太守分國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阻國威乎復

言者斬乃悉城內市無二價宋登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

吏民老弱共守城市無二價臨大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教上

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穎川太守去虎穿張璠漢記朱輔為

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去虎穿南郡太守郡常有

虎狼為暴前太守募人設檻穿人多出界買豉羊茂遷東郡太

死輔到乃移書令去之後乃不為害出界買豉守到官悉出設

物常有乾飯出出官舍物羊續遷廬江太守以皂蓋朱轎續漢

界買豉監而已出官舍物清約為政出官舍物皂蓋朱轎續漢

二千石皆免父子同拜漢宣帝時薄蕭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

蓋朱兩轎父子同拜北地都尉次子為定安太守滿與萬俱

知名並同時見徵二千石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併

詔譴責謁者何為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上思曰乃父乃

子並部符郎郡先詔上意太守滿行山東其以滿為淮南相

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與萬為太守父子同拜上嘉之

子不之官舍表宏後漢記漢為鉅鹿所知遺純扇西京雜記朱

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穀見暴務開寬信

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純扇買臣至郡以為上客

東觀漢記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以待下任吏以職務

揔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後輒日比承

據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遊遊若老弱相攜號哭侯霸為
大姓侵小民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老弱相攜號哭臨淮太
守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為政不煩魏志華
遮使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為政不煩
章太守為政不煩使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
煩吏民愛之使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
悅謂左右曰使天下二父老自相責怨杜畿為河東郡太守嘗
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杜畿為河東郡太守嘗
為說大義遣令歸諱思之若意有所不從其教自是少詞訟胡夷
父老自相責怨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詞訟胡夷
稱其德惠倉慈為煇煌太守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旅多
慈皆勞之使民護送道路鄭陂鄭陂濕患水潦百姓飢乏
由是胡夷翕然猶其德惠鄭陂鄭陂濕患水潦百姓飢乏
二縣界與改過開稻田郡人皆為不便渾曰地勢灣下宜漑灌終
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與立功未一冬而
成比年大收頃田歲增租入倍常所在有威聲
民頌其利刻石頌之曰鄭陂所在有威聲蘇則起家為酒泉
治邊之稱次田豫陳治邊之稱次於田豫除秦始皇像王

為會稽太守旧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子復掾父郡劉
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祀於是除之子復掾父郡
馥之子黃初中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克能負荷上梁棟之
為彼州今卿復掾此郡可謂克能負荷也克能負荷上梁棟之
臣有蔬食桓階為趙郡太守時俸盡食醬罇上聞之數嘆曰卿
食非吾所以風俗遂改張魚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
禮之意也風俗遂改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
魚示以義方嚴加賞罰為政舉大綱下不忍欺楊阜為武都
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焉為政舉大綱下不忍欺楊阜為武都
槐里百姓綱下不忍欺請留以千數蜀志孫皓以陶璜為交
政率其大綱下不忍欺請留以千數蜀志孫皓以陶璜為交
浦太守修先代之交土之人惠愛在人賈萌為豫州太守惠愛
請留璜者以千數於是復還惠愛在人賈萌為豫州太守惠愛
移書四郡吳志諸葛恪領丹陽太守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
山民漸出降首兵士取民笠覆鎧斬之郡盡得閑羽將士家屬撫
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麾下士有取民家一笠覆官鎧
雖公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廢法遂垂涕斬之

二十餘年疆場無事

士更為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往依避難者百教陳國表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

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文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部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比皆蒙其慶雖實融保

河以西生擒彭綺周魴黃武中鄱陽彭綺作亂改沒屬城乃以

以加之生擒彭綺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等戮力致討遂生擒

綺送詣瑚璉之器作守南越

武昌越不亦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鍾離牧字子幹遷南海太守

賊夫人欽

羊衡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孰見其風餞席授

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以操行清純有古人風餞席授

扇晉袁宏字彥伯謝安賞其辭對辨速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

右取一扇以授之曰卿以贈行宏應聲曰去思謝安為吳興太

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簡要

去思後為

人所思

在官無當特譽上無幹局之譽

鄭冲為陳留太守以

魯飲吳水

而已去郡有百姓教千人挽舡不得進牧乃少停夜

中發去吳人歌之曰

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

如打五鼓雞

鄧侯挽不來上去州郡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準之大廟皆資人力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土而敢專輒詔

曰若寧果如凝之所表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

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桓玄為義興太守贊曰不得志帝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

湖長弃使人神思清發劉世智以儒行稱歷吏部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卧治南陽

曰南陽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劉善明太祖殘祚以善賢不使居之卿為我卧治也臧彪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

千石雖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化諸凶黨皆襁負而出自謂之臧彪是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加杖罰百姓

謂之臧彪不好發摘細事後魏書常察除潁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常謂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感之

秋毫無犯羊敦字元礼為廣州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踴踏秋毫無犯屬歲飢家餽米至使人尋破澤採藕而食之遇

有病苦解衣貸米朝廷以決訟牛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民劉其清白賜穀千斛絹百疋崇之兄弟分

牛爭不決訟於郡廷長曰汝曹當有一牛爭之不竟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

約成敦不以私潤負公心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敬讓

去郡遙遠山嶺堅疊若東屬魏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竟損幹悅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

善之乃勅依事施行自改鞭用熟皮翟伯康為齊地太守思信大是人情近便行路稱之

大赦無一囚宋世良拜清河太守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赦而已清徹底宋世良為清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惟為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乃止

血及三輔故事要敬為隗西太守過洛陽借能書不得之官曰臣策能不血及坐羈紲奴頭著階下

三輔決錄常誕字仲將除武都太守以能書不得之官洛陽郡三都雲觀始就命誕題賜以筆墨誕因奏曰夫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用得張仙芝筆佐伯紙及臣墨以能草自矜趙巖字光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往丈之勢也

太守先是杜虔崔子玉以草稱於女巖與羅暉亦以能草願自矜考故張伯英與巖同郡太僕朱錫畫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衰經送喪者千餘人崔鴻國春秋前錄晉昌太守陰餘

武威者百姓號慕華陽國志張翕為陰平郡守布衣蔬食儉以千餘人還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年九十卒百姓號慕送表葬者千人天子嗟歎賜錢十萬立祠堂後太守多所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迎者如雲上民歌資為巴郡太守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時雨潤乎苗邦俊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去官又歌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常徘徊思津實難忘悠心故永埽地以待趙瑤字元珪弟瑗字推珪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瑤謂之曰第五伯魚從蜀入為胡威之清何以過此世說周顛罷司空吾今埽地以待足下矣胡威之清何以過此臨川郡還都未及見上舟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狹小而又漏殆無復可坐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放用為吳石下得剪刀見刺高枕安卧淮南清政上克論衡淮南鑄興郡石下得剪刀史門高枕安卧淮南清政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淮南太守不懷一錢不獼猴騎士牛世說荆州刺史裴潛刑一人高枕安卧淮南清政獼猴騎士牛以南陽周恭為後事使詣司馬宣王宣王知之辟泰九年居喪留缺待之後至三十六日擢拜新城太守尚書鍾毓嘲之曰君釋福登宰府三十

六日擁麾蓋守兵馬與郡乞兒乘小車亦何駛耶泰生子名冰日君貴公之子故守吏職獼猴騎士牛亦何遲也冰李冰為蜀郡太守開成都水以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祠勸神栢酒但淡泊酒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于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聞大極不勝當即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緩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慕治有兄風裴康弟綽字季其氣決抗壯健勇因生子名冰兒治有兄風舒遷褒城太守治有兄風重臨益州有治効楊洪字季休初監蜀郡太守百姓歸心重臨益州有治効又後重臨益州有治効重臨交趾郡盜釋甲夏方字天平為交趾太守日南寇胡漢各立祠盛字伯世轉河間東萊二郡徵拜司胡虜懾氣後漢蔡服字次孫農少卿及卒胡漢各立祠祭祀胡虜懾氣遷遼東太守胡虜懾氣及卒遼蜀郡吏民立祠文翁為蜀郡太守好教化修起臨東為立祠蜀郡吏民立祠學宮由是大化終吏民為立祠淮立廟四時祭侯霸字君房轉臨淮太守光武即位民為起家廟董仲為丹陽太守及蠻夷送蜀界張嶷字伯叔為越嵩太守卒民為起家立廟蠻夷送蜀界徵還夷夷戀慕送出蜀界

二郡立廟宋登為相頴川太守及卒二民立碑銘趙瑤字元珪

及卒民故吏立碑裴康弟綽遷襄陽太守有碑蝗不入境宋均為

守時山陽楚沛多蝗出其飛至九蝗高飛不集陳留太守以德

化民永平旱蝗起彌山遍充人稱神政實輔河間太守天下通

政百姓愛如父母聞人晉遷泰山太守吏有過襁負歸者千餘

家即靜襁負歸者千餘家匈奴更不入塞東觀漢記賈復字君

初為朔方太守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神惠寔

武孺曰宣賈將軍子耶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神惠寔

是寔勸種穀織太守郡察送之上曰此邊未靖以卿生子以

別傳階為趙郡太守會郡察送之上曰此邊未靖以卿生子以

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以相煩是亦寇恂河內之卒生子以

江為名江祚別傳祚為南安太守民生子以孟為名孟宗別傳

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年未三十為萬石擊氏家傳瞻景歷

故時人之生子以孟為名郡新蔡太守將發王敦謂曰卿年未三十而為遺愛在人帝好

萬石早也答曰方將軍早比甘羅已晚也德傳姚賢父復為交運家米贍給吏人會稽後賢錄孔坦為吳

趾太守遺愛在人運家米贍給吏人富貴還故里隋書

水災道路相望坦到撫綏運家米贍給吏人富貴還故里樊子

又為粥於路其所全濟甚多乃止蓋廬江人也為武威太守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

里真繡衣夜行耳初廬江都設三十人會賜米麥便謂墳墓宴故老當時銅魚符唐書高祖為唐王停所便符頌銀兔廣府清

榮之白者四人盧英為南海太守時南海郡利蕪水路懷宝山積劉

乃授英任此遐方貪吏斂迹人用安之以謂開元以來四中

使不干法盧英為南海太守中朕不識顏真卿形狀顏真卿為

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因霖雨為修城復陰科丁壯儲廩充實乃陽令文士治舟於池飲酒賦詩或說於祿山祿山以其為書

生不足雲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足備乃使司馬泰軍率平馳奏之玄宗聞祿山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信乎得平原奏大喜顧左右曰所蒞有聲崔彥昭朕不識頗真卿形狀如何所為得如此所蒞有聲教治郡所治有來嚼鐵來嚼鐵未瑱丁母憂以孝聞祿山反張均復薦聲動多道愛每遷秩讓形於色郡太守每遷秩謙讓輒形青先祿大夫於鬱林石陸龜蒙傳陸氏任始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續常仕吳稱其庶說鬱林攀臥遮圍不能去五代晉郭延魯為復太州守石去保其石云攀臥遮圍不能去臨政忽驚歎曰先人曾為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得家法而使政有糾紛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嘗斂貨教事理致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章舉將維治境攀臥遮圍而不能攀舡相送三百里吳錄鄧攸作吳興郡有患去朝廷聞而嘉之民生男女以陶為子九國志吳陶雅典黔州二船哭泣相送三身長一丈北齊書慕容儼父叱頭以陶為字身長一丈為南嶺太守身長一丈

知州 知府
知軍

唐職官志

見州牧門

國朝上謂自古禦戎之策莫若將帥得其人今沿邊知軍州自古謂之郡將宜各知邊鄙之利害萬一有事備驅使令今後邊知州軍候替各具民間及邊事五件奏聞亦足以觀其人之賢不肖

天聖七年六月樞密院有上封者其略曰太平之時必有武備左傳云豫備不虞古人善政也古謂郡守為將者以其武足以臨軍故為將者欲其知山川道路之險易又欲其識士卒之勁至於戶民之眾寡牙吏之能否皆欲知之故本土之人守其城

池保其鄉里晝戰夜守耳目相熟與長成正兵相須而用制百
倍昔趙充國漢之名將也常因西戎犯塞上問其備禦之計充
國周知四夷事猶曰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之山川之形勢
士卒之強弱不可坐料之也今國家兵戈已息四郡無事臨襟
帶之地固嘗擇人矣至如近邊內地州多是儒臣審官院循資
差遣三年替後別處交官肯以邊事經心武畧為意乎今以武
勇謀略內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今於河北河東關西及西川
廣南不以遠近但路居衝要處知州至得替日須得具其本處
民間利害或邊事十件聞奏足可見其能否朝廷要人驅使詢
之于朝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事宜是以先試之以近邊

之任後委之以臨邊之事宜令閤門今後差閤門祇候以上充
知州軍候回日知州令言事五件內三件民間利害二件邊事
或兵馬利便其知軍令言事二件內二件民間利害一件邊事
或兵馬利便仍替回日須先實封奏訖方得朝見

治平二年自今知州軍選歷任無贓私罪者私罪杖以下及公
罪體量衝替除差遣候經四任親民無贓私罪徒以下而嘗立
戰功酬獎轉官者亦候經四任親民仍臨時取旨十一月御史
知雜呂誨奏乞除擬知州於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又使中
書閱其可否然後授之詔自今鄭克曹蔡相荆同晉壽湖明宣
河中等知州府辭見許上殿

元祐令 見州 收門

春明退朝錄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唯
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也同品
為知隔品為判自後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
為知

畫錦

國朝太祖親征并州已濟河召王祐謂曰上黨最為要害之地汝為吾暫往控制之遂知潞州明年又知大名府太祖

祖謂曰此卿之故最為親民 太平興國九年選秘書丞楊延慶等鄉所謂畫錦者也 十餘人分知諸州太宗謂宰相曰

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民受其弊昔後漢秦彭為潁川郡守教化大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可謂

善政也 以太守猶能致此况君天 方面擇人 咸平五年以下者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召也 工部郎中陳

若拙為刑部郎中知澤州翌日追還 臣當顯用洎受命頗不自拙遷京東轉運使被詔自以為為時日 臣當顯用洎受命頗不自

得上言澤州反類責降以親老為辭上曰澤州大藩朕以方牧
面擇人所在不在轉運使下說相曰臣亦出典藩郡若私懇訴不已故有是命故

守之任朝廷公器 州刺史上曰收守之任朝廷公器不許水精

燈籠 張中庸知洋州 二州之民爭於界上 杜衍知乾州安撫使

鳳翔二州之民爭於界上乾之民曰天子以杜公撫我之復攝治

彼州之民何可得之鳳翔民曰今為我公矣汝何有焉醉翁

修為河北之漕未幾上思之復召還後出一兵殺二千石之貴

守滁州自號醉翁移鎮南京穎川 一兵殺二千石之貴

嘉祐中壽州鼓角兵士闖遂液入知州秘書監林洙衙殺洙上

見奏驚曰二千石之貴一兵殺之足知其不防閑耳亟令根治

仍原恤其家自通 為治簡要 何邦知漳州為治簡 一郡有六太守

嘉祐中光祿少卿劉緯知洪州臺官上言緯在郡不治僕隸用事
受職而子弟挾私抗法一郡之事皆委於胥吏民間有一郡有六
太守之語移 賜飛白安民字 錢晦領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仁
知郡州 宗問晦家所傳鐵券朕欲見之晦
并三朝御書以進仁宗皆親誌其末還之又賜飛白安民字因
戒曰朕以陝西兵方解民困之久矣卿為朕往愛撫無縱酒樂

使入謂為再任有實効治平元年以司農少卿知康州趙尚寬為光
貴戚子弟祿少卿再任仍賜錢二百貫初康廣士甚多
人屢以為言尚寬始備渠堰召民耕種歲餘米占者二千餘戶
本路提點刑獄及轉運司使副等論薦遂令再任至是歲滿復
有是命此言事者屢以守令不久任為患朝廷為立再任之
法而罕有應詔者獨尚寬修日起廢典輯勸課有實効焉
事不可遙度三年免新差知延州陸說正衙令入見問本任當何以施
條奏然未審陛下欲示威夷狄唯欲安靜而已帝曰大抵邊鄙置以
安靜為務此是王素言朝廷兵師皆欲疆場無事唯將校使臣欲生
事以要功卿謂何如對曰誠如素言陛下
能委任將帥疆場無事天下幸甚
錄夏鄭公為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節度徙判蔡州道
經使昌李即鄭為守乃徙居它所空使宅以待夏鄭公為知禮也
賜御書印紙錄其課最何承矩淳化四年擢西上閣門使知
課最又賜倉州喻年徙雄州賜御書印紙錄其
內府弓劍

總郡佐

通典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負外以左守尉典武職後
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吏畧如公府曹無東曹晉宋而下
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畧如漢制北齊上郡太守屬
官合二百一十二人以下郡遞減之隋初以州郡無復軍
府則州府之職參為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錄事參軍
功戶兵法等七曹稍有令與制同開皇三年詔郡官以
賈為名者並改為司又十二年謂州司從事馬名者
並改為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考課煬帝置
通守贊持東西掾主簿司功戶法士等書佐各因郡之大
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佐

國朝見州牧門

右曹掾史

前漢書未博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綬養名

褒衣大

裙

博在齊又勅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裙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去地三寸

去議曹

博尤不喜書生所至部輒罷去議曹

比謀曹耶

無袴

東觀漢記吳良字大議以清白方正稱為郡議曹掾門下掾王望言曰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

郡股肱

晉劉毅字仲雄郡王基荐毅於

諂明府

今良尚無袴太守曰此生言是

郡股肱

郡王基荐毅於

同府曰

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口僑仕

鄭衛

不雅孝悌著於

年陽為政

効於三魏未遇

郡丞

前漢百官志郡丞秦官也

應劭曰景帝置郡丞秩六百石黃兆

尹置丞二人秩六百石帝延平復改為長史

晉職官志元皇太興二年罷諸郡丞帝咸康七年復省唯丹陽

不省官視通直一梁冠皂衣銅印黃綬安帝立年復置

通典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

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替治一人後又改

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今郡丞廢矣其職分為別駕長史司

馬自隋為郡府之官去從事吏唐百官志丹陽會稽吳郡吳興

及萬戶郡丞並六百石上論嚴延年罪

前漢路溫水以文字高延年罷七十事拜奏訖

第選右扶風郡丞上論嚴御史丞按驗以延飲

重聽何傷黃霸為

葉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年致治不道弃市

重聽何傷黃霸為

穎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雖老尚能拜起逆迎山頗重聽

當於法令黃霸為人明察為丞處議當於法令太大丈夫當雄

飛東觀漢記趙溫字子京為京兆郡丞歎上疏言事出華嶠後

譚上疏言事出為六安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漢名臣奏曰案

郡丞意忽不樂而卒與臧洪同日而死魏志

今丞相事直據案長史持心竭誠而郡事皆與其丞故丞不可得事公明

陳容隨臧洪為東郡丞洪為臧容紹前洪被誅起謂紹曰所

圖成未敗洪遣容出反洪今天意滅洪發奉為郡將奈何君擁

大衆以討出逆而專殘忠良豈洪倚空復尔為容顧謂殺之紹

紹慙左右牽出謂容曰汝非臧容宜與臧洪同日而死曰夫仁義

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去之則小人日而殺二不與諸君同日而生遂復見害或曰如何一烈士乎

能讀誦汝南先賢傳周防事常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斷獄和顏

色鍾玩良吏傳顏擁為曲河上雲令皆有重名孫權為會為公法

何行郡事上先開倉而後上狀隋書張須陁為齊郡須陁將開倉賑給

官屬咸曰待詔物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進此獲罪死無所惜

姓有倒懸之急如待振至常委溝壑矣吾若必先開而後上狀帝知

恨先開倉吏人相視懾氣王文同為恒山郡丞有長前後守令

而不責皆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教之因令左右刻木為板於小

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板令其人踏心於太極上縛四板

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

通典別駕自郡府之官唐永徽三年政為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中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六年以玄宗由路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至德中復置諸府各一人而大都督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

別駕已具州牧門通判軍州

犯顏爭太守後漢王允傳郡民有路停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

珠間馳傳辟為別駕
從事允由是知名

通判軍州

見州牧門

國朝御史丞孫抃言狀見近日大臣出移藩多是指名奏辟通判緣通判右監郡之職一州利害全藉論議與近下寮屬不同今乃以節相之貴兼私思之原事有不當能毅然必爭者幾人有爭之豈無顧望牽制於其間由是觀之則見受辟之士規免從者十有七八中賢之人豈無過失生靈重困可不念哉乞今後大臣出移藩鎮不得奏辟通判如見任者官的是別無才幹即具事由乞朝廷選差貴戚等規制並由公路上曰州郡設通州本與知州同判一郡之事知州有不法者得舉法之今既辟除自是恩地事

有不可必不執守卿言極是自今兩府出鎮只得奏辟簽判
職官一員

元祐令上州通判正七品中下州通判從七品

長史

通典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
令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
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
其後長史為軍府官至隋為郡官大唐初無永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二職並置
府州各一人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州通判而已

司馬

隋百官志

見州牧門

唐職官志 見州牧門

御製詩以送行唐賀知章因病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里詔許御製詩以送行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侍養

知之亦聽為子道士

錄事參軍

國朝 見州牧門

通典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眾曹文簿舉彈善

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

州主簿同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場

帝又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

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首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

筆之事

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陞之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禮尊其任也

五代後應唐順元年中下州錄參軍事三考者注劇縣以長定

格滯壅故也

元祐令上中下州錄事參軍從八品

有人倫之鑒

唐盧齊卿為雍州錄事參軍時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

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宗壁新豐尉崔日用後

李仁崔湜咸陽丞倪若水蓋屋尉曰皆至大官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

稱第一

顏杲卿為魏州錄事參軍第一 止長史觀自焚僧即餘令為州錄事參軍

時有客僧聚薪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彼遠茂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

奸詐勿得輕舉觀此妖妄 言辭忤物稱為輕薄鄭世英武德中為揚州錄事參

軍素以言詞物 有士林譽以無罪受戮杜康為豪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康

性浮險恣兇威錄事參軍常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
許廉兼密誣奏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
中前呼常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
家有士林譽一朝以無罪受戮天下寃之

司功參軍 功曹

通典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歷代皆同北齊諸州有功曹
參軍隋因之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
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督
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園祭祀禮樂
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唐職官志 見州牧門

韋昭辨釋名曹群也功曹史所群聚戶曹民所群聚其他皆然

主吏

前漢蕭何為主吏注功曹也

遣出就職

朱博為琅邪郡召見功曹閉閣自責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

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其自疏奸賊大小不敢
隱博知其對皆實乃命就席受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
就勅功曹助太守為治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勅功曹各自
職勅功曹助太守為治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勅功曹各自
久妨後必成善士後漢吳扶為功曹與同郡周嘉相見下車執手
賢士嘉後仕擢舉善人善人不伐其功也才能絕倫奉使專對

至零陵太守

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洪農功曹吏殷肅

南陽宗資主畫諾

漢公

守宗資以事要功曹范滂時人謠曰不應州命署公曹未及到面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不應州命署公曹未及到面

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宣受笞死范滂不可違

范滂汝南太守宗資請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為鄉曲

所署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
怒搥書佐來零日宣受笞死滂不可違拔佩刀截馬鞅仕郡為

功曹時大將軍實憲 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
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不聽遂便升車前拔佩刀截馬鞅乃止
及憲被罪公卿多以交關 不知何獨識我 鍾皓字季明同郡陳寔
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年不及皓引為友皓
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
其人西門亭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設榻徐稱時陳寔為太守以禮請功曹蓄在郡不 薦達郡中異行
事壽聰明知達太守黃 高其明德 家貧食糲 表珍為郡功曹
召署功曹每見進常薦達郡中異行者 家貧食糲 家貧常食糲 生
嘯 袁崧後漢書岑暄字公孝為太守成瑨請為功曹 耿况器重寇恂
東觀漢記寇恂任郡功 不發私書 樊準任郡功曹 我有賢功曹
曹太守耿光甚器重之 介正不發私書 趙
太守桓虞召為功曹委以郡事客過 虞欲記一士令為吏虞曰我
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或於內聽 虞乃問勤對恐未合眾客
乃止勿 當車拔佩刀 鮑永為郡功曹時有祿侍中止傳舍者太守
復道 當車拔佩刀 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不聽興遂駕往永
乃拔佩刀截馬當句與因還數日下 甚有威嚴 韓稜任郡為功曹
下捕之果橋祿使者由是知名 更稍遷功曹性正直

為吏甚稽古 郭丹任郡功曹 薦胡况程魯欲自代太守杜詩 耻
有威嚴稽古 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合經可為後法 耻

以言受進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吏王望舉鵬上
壽諛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進曰佞邪之人欺諛

無狀願勿受鵬太守斂而正讜罷轉良 以高能稱 馮勤為太守
為功曹良取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姚期為功曹

以高言切 汝南太守歐陽歙召鄧暉為功曹汝南旧俗十月郡會
能稱言切 百里內縣皆賚牛酒譙飲礼畢歙曰西部督郵孫延資

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於朝暉于下座慨然前曰案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為股按以直為曲

此既無凡又復無丞暉不敢奉觥歙慙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
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歙意少解曰實歙罪

也恨不用虞延之諫 曹宗性奢侈多不中節延諫宗不悅延即辭
退居有頃宗果以修終被誅及臨當伏刑 無實行未嘗加禮 永平初

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頌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上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雲延以衍無實行未

嘗加禮上既異之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衍在職不服父表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聞而慙之退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聞而慙之退

憲章朝右簡拔才識張璠漢記庶為汝南太守教曰古人勞於求

章朝右簡拔才識委功曹陳蕃巨政理務拾陳寵任王渙廣漢太

遺補闕任主簿應副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劾陳寵任王渙廣漢太

守風聲大行入為大才略智數減洪廣陵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與

司農王渙由是知名才略智數至陳留見兄邈邈語超曰聞弟政

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何如人起曰洪海內奇士上清淨

才畧智教優超海內奇士也邈即與語大異之

舉動必以禮袁洪字耀卿父滂為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以郡吏

交二千石陳矯太守陳登請為漢司徒當時許謂曰許下論議待

頗言明府驕而自矜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

親反戲矯日以郡吏交二千石郡國君後陪臣遊不亦可乎

年少有大意杜畿年二十為郡功曹郡縣內繫囚數百畿親臨此

家疏誕不中功曹京兆尹張時與杜畿有舊署為功曹常言此家

待以朋友之禮吳志雲翻字仲翔太守王郎命為功曹孫策征會

云今日之事與卿共之廊廟才融曰廊廟才也後為吳丞相

勿言策作郡更相待宜作功曹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裴令以為功曹郡

時見有功曹裴見之問曰縣吏聶交可堪何職對曰此人年四十

間縣小吏猶可堪曹佐裴曰宜作功曹君其碎之乃用焉年四十

郡功曹後至司徒沙汰郡吏百餘人王隱晉書劉毅僑居陽

更月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府君飾車而迎晉庾亮元康

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以功曹命之裝服造役之衣杖鍾荷君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

夫之役府君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

之色府君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

也吾何以降之乃厚為禮而遣焉

染流俗郡將秀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

秀既不納旭乃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

狼狽營救自扶送秀乃慨然歎曰任功曹門寒三拜不就烏程

直人也吾違其謙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門寒三拜不就烏程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無四壁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暮年成七墓十三

棺太守張崇義其志行加羔鴈之鳩飛入懷探得銅鉤張氏世
禮補功曹吏達以門寒三拜不就鳩飛上承塵如此三天
最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詣前欲取飛上承塵如三天
遂明功曹朝還正座曰鳩何為來乎云為我病耶當往承塵上
為福耶入我懷乃披襟當之鳩飛入懷探得銅鉤因此帶之官
至教郡子孫傳之或至九卿三輔故事云何氏策張氏鈞張氏
肥貴瘦賤故三族以鈞策占吉凶以十日一炊京兆舊事孫晨
肥瘦貴賤今並失鈞策兩氏微矣十日一炊家貧為郡功曹
十日一炊在公盡規會稽典錄孫策功曹魏勝以忤意殺將之吳大
一炊在公盡規夫乃倚大尉而語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
方當優賢士奔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今日殺之則人明日
殺汝吾不忍見禍之及此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勝
有凌雲之志魏朗字少英從郡守行春寢於閣內感時志激中
府君由是知朗有凌夜長歎府君朝問作歎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也
雲之志轉功曹書佐常謁府君當跪待魏徵仕郡為功曹吏府君
而待十命不詣華陽國志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正太家貧步
之十命不詣守列盛慕其名乃為功曹十命不詣
行未倉下邳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宣食豆屑飯郡將與衣袴不
行水同業於其貧資給米肉不受家貧常步行

受陳章列士傳華茂為功曹被不覆拔受賢舉善祖仕為郡功
軀衣不周身郡將与布被衣袴不受曹拔賢舉善奉士篤

義率下恭寬許慎功曹奉上以任以大事荆州先賢傳周瑜領南郡以
萬義率下以恭寬龐士元重州里所信通為功

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威儀嚴肅鍾離意別傳太守寶翔台意功曹乃為立條
瑜垂拱而已武威儀嚴肅後日寶君与意相見曰功曹須

立嚴科吏無大不莫不畏威風化肅穆陸績會稽太守王胡命績為
不莫不畏威功曹風化肅穆郡內大治

司倉參軍

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北齊以下並同功曹

唐職官志並見州牧門按倉庫簿領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
倉曹掾刺史劾其罪太守

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就於獄五毒除至賣衣糶粟以賑之三
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太守奇其壯節郡事賣衣糶粟以賑之
典畧張軌為倉曹參軍或有請貸官粟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
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以所服之衣糶粟以賑其乏

司戶參軍

通典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北齊以下並同功曹

韋昭辨釋名見司功門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二年省諸道州府會掾屬戶曹員通判六曹

國朝見州收門

元祐令上州司戶參軍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霹靂手唐裴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刺史李崇義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旧案數百道崇義從琰之判之琰之命書

更教人連紙筆頭吏司斷並畢崇義大驚謝之曰公何忍滅輝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謂之霹靂手素有仁政守

真父有隋大業中為淮安郡司戶屬郡大楊琳田瓚據郡作亂終殺官更以有仁政相識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存及妻子還鄉判終

無搖動李元絃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磴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絃遂判還僧寺實懷貞為雍州長史大俱太平

勢便令元絃改判元絃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作歡喜詩杜審言坐事貶授吉州司

周李重與員外司戶郭若納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李重

等府中時燕審言子并年十一懷刃以繫之季重中傷而死并為左右

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納誤我至死審言因此

免官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

作歡喜詩甚見喜賞河東二絕徐彥伯轉蒲州司兵時司戶常嵩善判同士季

東三絕措大官九國志蜀王宗銖責授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

日頭便斬去吾罵賊被殺國朝懷賊叛時邕州司戶宗且屢百於知

何能作措大官耶郡陳汝言智高必叛洪以為狂而不聽及

城陷宗且罵罵賊被殺而朝廷不封贈布衣鞏高要而不清見侍御

節義之士乃以書上本路轉運使辨其事史門

通典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

至北齊以後並同功曹獻三大禮賦唐杜甫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入蕃省父劉審

易從歷同兵參軍審札之沒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札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眾賈過札吐蕃哀其志行遷其父屍易從扶護歸彭城朝野嗟賞後歷彭城長史河東三絕見司戶參軍事門

司法參軍法曹決曹

通典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為

法曹或為墨曹隋以後與功曹同

唐職官志

國朝見州牧門

元祐令上州司法參軍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郡內比東海于公後漢郭弘為潁川郡決曹掾治獄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請代鄭

崇質充使唐狄仁傑為并州都督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大夫人有危病而公遠使豈可

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因相謂曰吾等可少愧矣由是相待如初

對疑獄杜佑嘗謂潤州刺史常元甫元甫未知之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佑時任傍元甫訊於佐口對其要元甫奇

之奏為犯司法杖者眾斥罰之徐有功累轉蒲州司法為政寬

司法相約曰若犯司法徐參軍杖者必斥罰之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乃遞

以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未為人所知裴遵度志

机鑿達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時年已老未為人所知斷獄平恕

大理寺丞判州獄理行始著遷司門負外郎常仁壽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

有得罪者曰常君所斷罪死無恨孝意請先受死

為魯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因諫不許孝意先受死乃止

通典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大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解宇之事

元祐令諸州司士參軍從九品司士為散官

河中三絕

見司戶門

司理參軍

國朝別置以專鞫獄事劇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以諸道多聞司理參軍詔曰司理參軍專於推鞫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如聞諸道多聞此官蓋吏部拘以資序難為注擬自今應有聞處宜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司內選擇明敏有官業者充秩滿當與升資其罷軟不任職者便可選官代雍熙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無曠官近以新及第人為司理參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親其不勝任者於判

司簿尉中兩易之三年詔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五年不得兼蒞他職大中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度支郎中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諸自今誤入人徒已上罪者令批府依例守選莫有所懲九年令諸司理參軍自今獄有重囚與免銜參天聖七年以司理參軍並選強明兩任以上判司簿尉充如是令錄別無殿犯情願權注者亦聽初入令錄選人多不願入司理欲乞自今令錄選人該權主簿尉司法者見於合入處先注司理參軍元祐令上州司理參軍事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參軍事行參軍

通典後漢靈帝時陶諫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
帝時孫堅亦為張溫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歷代皆有至
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參軍事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
出使前代又有行參軍者晉河間王頤以太宰輔政始置之掌
使命歷代皆有大唐唯王府有之餘無

國朝元祐令參軍事從九品為散官

受紙一百唐仕進奉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十
萬餘張贈之唯受一百餘悉還之州僚別者見而歎
息曰昔清吏受一
百大錢何異哉

文學
經學博士

通典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歷代多闕隋潘徽為州博士大唐府

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矣

國朝元祐令諸州文學從九品為散官

當世少雙前漢匡衡調補平原文學者多薦衡經
明當世少雙後進皆欲從衡不宜在遠少嘗學問
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
祿何所至乎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通文學

醫博士

唐職官志見州
牧門

通典大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階品同錄事每州寫本草百

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製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自

今以後諸州府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

業優長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官使與正授其未

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惟常式吏部不須選

集

國朝見州牧門

中正

魏州郡皆置中正中正之始見州中正門

傅子魏司空郡陳如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

各為輩百州置都而總其議

通典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

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大唐無此

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及鄉飲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敏人才不能寬大

見州中正門

領三郡

晉中興書諸葛瞻領丹陽宣城新歲三郡大中正時中州

人士各寓江左瞻無求退

五官掾

通典前漢置署功曹及諸曹事今無

懷虎狼之心

前漢王尊為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

歿矣將輔送獄繫數日死

貧無奴僕

東觀漢記黃香父况為郡五官掾奉孝廉貧無奴僕香乃夏扇枕冬以身温席

杜眾願與李雲俱死獄中

後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直諫繫獄司農五官掾杜眾傷其以忠直獲罪

上書願與得李雲俱死獄中

自曝庭中

諫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夏大旱太守祈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

積薪以自環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未日中而澍雨

督郵

通典漢督郵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郡督郵督功曹之極位

韋昭辨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也

按事發姦通典田延年河東太守故吏五六十人皆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對曰翁歸

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上解問甚奇其對使從歸案府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

部閔孺部汾北文武兼備上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孫寶為京兆尹以立

秋日署候文為東部督郵勅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孫寶為京兆尹以立

日誰文曰霸陵杜穉妻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穉季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外墻為小戶自持鉏治

園不敢天資忠正不嚴而治見功曹參注不肯逐繁陽令陳球為

犯法時魏郡太守諷縣求賄球不与太守怒通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止

縱囚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因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因留收畜注王莽罪司法官上公已下皆得

糾哭世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慶与友人談漢無繼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而哭時梅子伯哭世

輶車上行則負擔卧則無被聞人嚴為郡督郵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膚皮以自覆不受人之惠

善吏如良鷹東觀漢記趙勤好李介然特立太守路瑛召署曹吏至縣督郵太守桓雲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

不遵法乃復命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俾高談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令聞霸已去遣奏記陳罪復

還印綬去乃嘆曰善吏占拜可觀雲廷光武東巡路過小黃如良鷹下韝即中乃止帝昭靈后園陵在焉時

延為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廷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根葉皆諸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礼帝善之敕延從駕

入閣大哭會稽謝夷吾為西部督郵烏程長有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往收之到縣入閣復哭以一百錢為礼倫問

其故曰長三十日當死故鍾離督郵民皆治鍾離意別傳會稽太守黃君傳意為

不收之至時果如其言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自巡行病者行入家室賜与醫藥詣神廟為民禱祭其所臨獲四千餘人後日明府不治出鍾離督

郵民皆獨卧平原鄔中馬融長笛賦序融既博覽又好音樂能治也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師逾年一朝殺五部督郵九州春秋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海相一朝殺糾李朔魏志滿寵字伯宣年十八為督郵時郡內五部督郵李朔擁部曲害平人太守使寵糾馬朔等請不復杖二百劉備討賊有功降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備鈔畧矣杖二百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抑奔歷家不入門會稽先賢傳茅開為督郵官亡命歷其家不入門府君善之

主簿

漢州有主簿一人錄門下眾事省署文書

韋昭辨釋名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

冰盛堤壞立太守旁

前漢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主壁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冰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至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

却回還更民嘉義士東觀漢記門嘉任郡為主簿王莽末郡賊北尊之勇節入沒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敵以身扞之呼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緣樓探雀卵吳錄包咸為主簿太守黃探雀卵咸責數以春月不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二

縣令 知縣事

長

總縣佐

丞

主簿

尉

功曹

嗇夫

亭長

吏 都史

幹

小吏

卒

縣令

前漢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師古曰吏理也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

秩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是為

小吏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

道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日儀云銀印龜鈕其文曰章謂刻其官之章也

後漢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

小者置長三百石侯相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

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賦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

屬郡國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為最者於庭尉勞勉之以勸其

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凡縣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

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夫縣

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

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按察姦宄以起端緒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

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各署諸曹掾吏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

官為廷掾監鄉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晉職官志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門

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

幹戶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史獄小

史獄門亭長賊捕掾等員

隋百官志梁縣為國曰相大縣為令小縣為長皆置丞尉郡

縣置吏亦各准州法以大小而置員後齊上主縣令屬官有丞中

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錄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

兵曹等掾市長等員合屬官佐史五十四人上中縣減上上縣
五人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六人中中縣減
中上縣五人中下縣減中中縣一人下上縣減中下縣一人下
中縣減下上縣一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一人隋縣置令丞尉正
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及市
令等員合九十九人上中縣減上上縣吏屬四人上下縣減上
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十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
縣減中中縣五人下上縣減中下縣十二人下中縣減下上縣
六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五人

唐百官志縣令

三代之制五等諸侯自理其人周衰諸侯相侵大國分置郡邑縣鄙以聚其人齊晉謂之大夫

魯謂之宰楚謂之令尹秦制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人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

六典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令一人正五品上周

已往五等諸侯皆自理其人及周衰諸侯相并大國則別置邑縣鄙以君其人漢京兆尹統長安令復漢河南尹統洛陽令魏晉已後皆因之隋初兩京置四縣增秩為正五品皇朝因之不改天后時東都又置來庭永昌二縣以太原為此都尋罷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為京丞二人從七品上漢氏縣縣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為京縣丞二人從七品上漢氏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用他郡之人漢以下皆一人皇朝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主簿二人從八品上自漢已來主簿皆令長辟除周隋長安縣令丞已下有功曹主簿西京兵倉戶法士等曹主簿皇朝京縣錄事二人從九品下事一人佐二人置二人太原晉陽各一人

史二尉六人從八品下漢氏長安有四慰公為左右部城東南

為右部並四百石曹縱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非後漢洛陽

置四尉皆孝廉作有東部南部西部北部尉魏氏因之晉洛陽

置六部尉過江亦於建康六部尉來齊梁陳並因之北齊蕭縣

亦置三尉隋氏長安無尉有正場帝復置尉皇朝武德初始置

尉六司功佐三人史六人司倉佐四人史八人司戶佐五人史十

人司兵佐三人史六人司法佐五人史十人司士佐四人史

八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十八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

學生五十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丞一人正

簿一人正九品上隋九等縣丞尉已下皆有以本縣人為之高

宗始為品官令吏部選授尉二人正九品下後漢置尉大縣二

人小縣一人主捕盜錢三國晉宋之後並因之隋氏九年縣則

上縣二人中下縣下場帝時改為縣正又為書佐皇朝復為縣

尉畿縣戶不滿四十者亦置二人萬戶已上置三人諸州上縣

令從六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上主簿一人九品下尉一人從九

品上中縣全一人七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

尉一人從九品下縣滿四千戶增置二人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

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縣令一人從九品

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

丞一人正八品上法見上文主簿一人正九品上隋九等縣

皆有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

及市令等員正九品下皆本縣人為之高宗始為品官令吏部

選尉二人正九品下錄事二人史三人司功佐三人史五人司

倉佐四人史七人司戶佐四人史七人帳史一人萬戶以上增

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萬戶以上增置司士佐四人史八

人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

人經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諸州上縣令從六

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從九品下

錄事二人史三人司戶佐四人史七人萬戶以上增佐二人司
法佐四人史八人萬戶以上增置佐一人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
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督二人博士一人
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正
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史二
人司戶佐三人史五人四千戶增置佐一人司法佐三人史六
人四千戶增置佐一人典獄八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佐
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督一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
五人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
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司戶佐二人史四人

帳吏一人司法佐二人史四人典獄六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

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無市則闕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

生二十五人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

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司戶佐二人史

四人帳吏一人司法佐二人史四人典獄六人問事四人白直

六人市令一人史一人帥二人無市則闕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

二十人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皆掌同唐百官志務知百姓之疾

苦所管之戶量其資產類其強弱定為九等其戶皆三年一定

以入籍帳若五九謂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三疾謂殘廢及中丁多少

貧富強弱蟲霜旱澇年收耗實過親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

定務均齊焉若應收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曆十一月
縣令親自給授十二月內畢至於課役之先後訴訟之曲直必
盡其情理每歲季冬之月行鄉飲酒之禮六十以上坐堂上五
十已下立侍於堂下使人知尊卑長幼之命若籍帳傳驛倉庫
盜賊河堤道路雖有專當官皆縣令兼綜焉縣丞謂之貳主簿
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非違監印給紙筆雜用之事錄事
掌受事發辰檢勾稽失縣尉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
率課調博士掌以經術教授諸生二分之月釋奠于先聖先師
國朝兩赤縣令一人正五品以開封祥符為赤縣置令丞主簿尉各一人令不常置以他官知縣
丞二人從七品上天聖四年詔開封祥符兩縣各置丞一人在簿尉之上乃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差

主簿一人從八品上尉一人從八品下

至和二年增置開封祥符兩縣尉各一員三

京畿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

以開封河內應天府諸縣為畿縣及諸州等縣各置令縣大夫兵馬

以京朝官或三班知縣事簿尉如上制唯不置丞縣小者簿尉亦不兼置

主簿一人正九品上尉一

人九品下諸州上縣令各一人從六品上

建隆元年十月諸應天下縣除赤畿外取

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為上為際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自令每三年一次取諸

路州府見帶

丞一人從八品上

熙寧四年令諸縣輔運司其州軍繁劇縣分主戶二萬戶以上

增置丞一人以幕職或縣令人充

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一人從九品上

建隆三年諸州

每縣置尉一人在主簿之下俸祿與主簿同又詔縣尉在任無寇盜為上者

諸州上縣令一人

正七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一人從九

品上中下縣令各一人從七品上

後漢唐應順元年經季出身人一任兩考除中下縣令

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下縣令各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

太平興國三年廣南縣五百戶以下止置主簿一人兼領尉事尉一人從九品下

咸平二年詔吏部銓自今每縣令佐不得全注流外人三年詔自今朝官知令錄事序位於判官之上京官知令錄事序於判官之下推官之上

仁宗嘗御殿流內引選人朝辭有老耄授縣令者上謂宰臣曰縣令之職有民有社一邑刑政重輕皆得自專若非其人必為民害雖遠方僻邑尤當得人以宣朝廷之令此輩皆老使之臨民必有貪墨疲懦之弊會有上言奏舉充縣令元祐二年六

月京西提點刑

張易於臨替前一日併舉官十六員充縣令

上見奏謂近臣曰縣令之於民最親苟非其人民必受弊故朕

設法下保舉之令冀在得人令張易替前一日舉十六員此必

是上書上啓而干求以親以故而結託或張易欲自收人情壞

朕任之法須與限定人數於是自河北陝西轉運而各有定

數後以入縣令者衆須有職司一員并知州保舉方許移令於

是雖僻遠小邑亦皆得人焉至和二年詔吏部流內銓臣寮陳

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今並與注權初等幕職官以初官

不欲令治縣事也嘉祐中以舉縣令者衆須舉主三人方入縣

令之選其法愈精然孤寒者亦積難進矣

元祐令兩赤縣令正七品畿縣令兩赤縣丞三京赤縣令三京
畿縣令正八品京畿縣丞三京畿縣丞諸州上中下縣令兩赤

縣主簿尉正九品諸州上中下縣主簿尉從九品

割雞焉用牛刀 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三仕三已

無喜愠色 子張問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 市無二價 家語孔子初仕

為中郎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 不許一人收麥 單父宰齊

冠侵掠邑中謂老謂宓曰齊寇將至請令邑人盡出收麥不遺

於寇宓不許而麥果為寇所收季孫聞之怒遣讓之宓答曰今

年失麥明年更種若令不種之人盡得收麥至來年麥熟不種

之人復思寇至今一為之患在後世使者以必言還報季孫慙

而悅曰吾豈 三善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

忍見宓子哉 敬以信矣 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

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之為政而稱其善可得而聞乎子曰吾見其境田疇盡易草

萊甚闢溝洫甚理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不偷至於庭甚清閑

盡固樹本甚茂此忠信以寬矣故其民不偷至於庭甚清閑

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 邑壯士又難治 子路治蒲

此以觀之但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邑壯士又難治 請見於

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壯士又難治也

子曰然吾與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

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 為水備 子路為宰蒲為水備與

元祐令兩赤縣令正七品畿縣令兩赤縣丞三京赤縣令三京
畿縣令正八品京畿縣丞三京畿縣丞諸州上中下縣令兩赤

縣主簿尉正九品諸州上中下縣主簿尉從九品

割雞焉用牛刀 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三仕三已

無喜愠色 子張問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 市無二價 家語孔子初仕

為中郎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 不許一人收麥 單父宰齊

冠侵掠邑中謂老謂宓曰齊寇將至請令邑人盡出收麥不遺

於寇宓不許而麥果為寇所收季孫聞之怒遣讓之宓答曰今

年失麥明年更種若令不種之人盡得收麥至來年麥熟不種

之人復思寇至今一為之患在後世使者以必言還報季孫慙

而悅曰吾豈 三善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

忍見宓子哉 敬以信矣 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

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之為政而稱其善可得而聞乎子曰吾見其境田疇盡易草

萊甚闢溝洫甚理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不偷至於庭甚清閑

盡固樹本甚茂此忠信以寬矣故其民不偷至於庭甚清閑

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 邑壯士又難治 子路治蒲

此以觀之但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邑壯士又難治 請見於

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壯士又難治也

子曰然吾與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

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 為水備 子路為宰蒲為水備與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受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橋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李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
亦多乎橋聞李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
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
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皮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衣服附在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譽當罰
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晏子春秋晏子為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謝
曰嬰知過矣請復治向三年而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
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乘朱輪華轂陽今乘朱輪華轂投巫魏文西門豹為鄴令鄭
百姓收取為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文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
即聘取洗沐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牀席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多持女遠逃其
所從來久遠矣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
期幸未告之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
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

未視其好醜即將女出惟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河
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更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
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魏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之河中凡三弟
子豹曰巫姬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子也
老河中西門豹簪笄折嚮河久待良久曰姬三老不喪奈之
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趨之皆叩頭流血久之皆罷去鄴之吏
民大驚恐自後鑿金十二渠西門發民鑿十二渠封河水灌民田
不復敢言
世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北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
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之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
也賢君法民不可更侯曾孫襄王時與群臣飲酒
也長吏終置之決漳水溉田
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吏起曰魏氏
曰行田也以百畝獨二百畝是田也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
不知用是不智也知之不與是仁也於是法歌曰鄴有賢令引
漳水溉鄴以當魏之河內民利於賦田之法歌曰鄴有賢令引
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滂終古番君前漢吳芮秦時番陽令也
為國兮生稻梁注云一夫百畝番君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
吏道以法令為師薛宣李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至陳留過
其縣橋梁鄉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

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
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後其所
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
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眾人以宣言為然辭疾

田里汲黯遷榮陽官屬願留焦延壽為外黃令愛養使人常遷
令辭疾田里三老官屬上書願留晉天子詔增秩

番治劇尹賞舉茂才為栗邑令右馮翊治果有名薛宣大將軍
之治劇薛宣奏言賞能治劇遷榮陽令王鳳聞其能

為之為長安令周堪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
令治果有名門亭長譚堪便解官印綬去不

之官復仕至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蕭育為茂陵令與陳咸朱博
光祿勳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

貢公故為長安語曰蕭朱結後漢馮翊遷邾令後車駕西
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健令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邾賊

延褒等三千餘人攻圍縣令勦率吏卒七十餘人戰連旦弩
矢盡城陷勦乃遁去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勦詣行在所帝按

行闕處知勦力戰董宣為濟陽令博學豪強不欲奪農時
乃喜之曰健令也卧虎莫不震懷京師號卧虎

周規為臨相令時長沙太守程徐二月行縣救諸縣治道規以
方春農民多劇務不欲奪其時復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憮

然有愧色遣功曹輒開倉廩蘇童安帝時舉賢良為議郎教陳
賈印綬檄書還規得夫言甚直為武原令時歲飢輒

開倉廩活專以德化為治魯恭為中年令專以德化為治不
三千餘戶仕刑罰民訟田爭累年恭為平理積

新雨至戴封為西華令太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生以郡守非
其上以自焚火起而暴雨至遠近嘆嗟

其人棄官去檀敷靈帝即位黃瓊舉方正封策令職典理人蔡
宜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

上封事曰墨綬蝗不入縣界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長史職典理人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

不忍欺初茂到縣有所發置吏人笑之隣城聞者皆嗤其不能
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

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詣河陽謁見
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

為夫名冠天下當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三異魯恭為中
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於恭召亭侯教令歸牛者再三猶
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晉之亭

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置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
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平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

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平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

使掾肥親往廬之恭隨行所俱生桑下有堆過止其旁有
童見親曰何不捕之兒言堆方將離親瞿然而起與恭語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述尔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
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晋徒授賢者尔還府俱以政白
安是歲嘉禾恭便坐庭中因上書言力行清潔孔奮守姑臧令
狀注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唯河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
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增時天下未定士
多以自潤徒益辛苦尔隴西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呂財貨
能教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輒謂曰
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令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
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教百里伏臘放囚時伏臘懸休遣徒繫各
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也
婦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勤行德化路
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之
不拾遺鄭弘為驕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宝物懸於
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驕獨致雨徧
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減為父報讎者死檀離意除瑕立令吏有
泰山獨駟界不集

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忌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
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及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
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人遷堂邑令邑人防廣為父報讐繫
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承
椽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得寬猛之宜王
欽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以減死
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寬嫌久訟歷政所不漸者莫
不曲尽情偽壓塞群疑又能誦教發擿姦伏京師以為渙有神
算及詳百姓追思為之立祠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
職永平中以劇令渤海任峻補之權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別
姦盜不得旋踵成風以郡守非其人辭疾去巴肅為慎令以郡
猛於渙而文理過之
一時良能任峻字叔高循吏傳曰王渙任峻之為
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一時良能
神父戴封
華令時汝陰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賂蝗
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雙鳧王喬顯
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
密令大吏向望之言其臨至輒有双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侯鳧
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為馬乃詔尚方殺公主蒼頭董宣為洛
診視則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
參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教主之失
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許於帝大怒召宣欲殺之
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謝主宣不從彊
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
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懷京師號卧虎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
蝗不集壽張界謝夷吾為壽張令時蝗發泰山流徙郡國存食五穀過壽張飛逝不集**猶古諸侯**
左雄曰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法蔡彤遷襄貫令時**誅破姦猾**天下郡國尚未悉
曰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百姓攀車**劉寬除平陵令訓人
平襄有盜賊公行形至誅破姦以禮每滿官去百姓
猶珍其支黨數年襄貢清政劉駒駘為涇陽令政化大行以病去官童
攀車拒輪何時復來誦曰慨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
充塞道路下民其見**吏畏而愛之不忍欺**卓茂為密令吏畏**撫視百姓如**
思如此人患**視赤子**鍾離意遷堂邑令輕刑慎**境內清夷**王渙字稚子除温
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魏十五城獨繁

陽異政

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与之

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太守乃止**素桮食麥飯**謝承後漢書宋度為

解囚棄官去周躬為棣陽令有異政功曹萬良為父報仇庭中

非忠臣也今良忠孝即**解囚棄官載俱去**王渙建康中補宛陵

弘為師報怨於縣市中指獄自繫南陽太守疾弘下獄將殺之

並出**父老舉車泣涕千人**受臨湘令民父老攀車泣涕千人

豹鷹鷓皆出境袁珍為六合令教人猛獸遠逝**趙瑤字元圭為**

乃遠逝**死乃知貧**東觀漢記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在縣

子對哭家無餘財上**五年卒**詔遣使者臨視唯布被覆屍妻

克身儉約**周洋字祖都為涇池令****獨不電**韓稜為下邳令

克身儉約**克身儉約妻子自親**金甯縣內獨不電**韓稜為下邳令**

幕時縣皆電傷苗稼縣界獨不
電東海相以狀聞上召入為尚書
為盜延叔考之陰就乃許帝諧延多所寬枉帝乃臨御道之館
親錄因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或乃欲赴東延
執之謂曰爾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寔未竟宜當盡
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後復
誅於是外追賊與車駕中五千施陽為懷陰之官道遇賊抄劫
咸斂手追賊與車駕中五千施陽為懷陰之官道遇賊抄劫
陽遣追賊與之即還問姓名非其好不之官楊賜為陳倉令
謝而還物陽亦不受付亭長輒先修城以威遠近康曰常聞以德服遠
官位極服遠不以城輒先修城以威遠近康曰常聞以德服遠
太尉不問以城枉者更直濁者彊清劉永國為東城令民聞其名枉
罷遣之

以牛刀割宰小縣

漢名臣奏杜篤秦竊見臣師豫州茂才臨分
令葛龔論才比德方之往昔以為能抑亦吳

季札鄭公孫倚之倫也

龔以牛刀宰割舞不可轉轉則勝人魏
小縣使不羈之士鴛驥同早誠可慈傷

陶謙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

為之屈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不為

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治為三輔第一張登舉茂才
當轉耶曰不可轉、則勝人

第一 育男鄭為名

鄭渾為邛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業
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卒渾所在大集

其漁獵之具課使耕種又魚治稻田重去子

吏畏而愛倉慈字
之法民初畏罪後稍給足有舉育男鄭為名

長安令清約有

崔林字德孺除郿令
才吏畏而愛單步之官
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壽春令始之官特牛生一犢及去謂主

起徒中楊沛為長社令
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

縣界豪橫不肯加法沛至先掘折其脚遂

為一州諸城之首
殺之由是太祖以為能起途中復為郿令

呂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恤

遺愛在民荀勗為安陽令遺非
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百里才

龐統字士元守耒陽令在縣不治魯肅遺先王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蒙之治中別駕方始展其驥足

口千倍

晉書范廣為唐邑令時早米貴廣散私穀賑
飢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千倍

量留二年

壽張令張廣考滿
之外量留二年

縣有明君不能無慙心
行令禮讓

為首寬猛相濟其聽察甚簡吏職甚得人助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裝一囊開視有錦二十五疋及明詣吏曰縣有明君不能無慙也蝗不入茂陵楊球為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為民所愛此縣連歲蝗災曲折不入茂陵員

才氣潘岳出為河陽令員有文武大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才氣鬱不得志武大才無以資入秀以

為東河陽一縣花潘岳為河陽令縣樹桃李朝野歎其屈夏侯

野陽令以邱隱為急而緩於公謂政清務閑優游多暇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課入踰常年劉

為向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稅至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資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

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神君喬智明為隆慮令縣題間道潘岳

河陽令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語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

刺促不五斛米折腰陶潛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朋舊曰聊欲得休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

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因請種杭請二項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郡遣督郵至縣吏

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解印去而賦歸去來辭配食縣社陸雲為

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為神吏人望樞設奠干

明及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其形像配食縣社吏人望樞設奠干

晉記劉琦為江夏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兄弟將歸百姓留於

家不受祭吏人往相聚於道側望樞設奠以酌之百姓留於

道路孔爽為全椒令治有惠化以母病休官新歲放囚臧榮緒

摠除臨淄令有重囚陷大辟未及就戮歲暮摠行獄見之悽然問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摠乃慨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暫見家當如期還獄否眾因皆泣涕曰若得時自言能治劇

訣死且無恨摠於是開獄出之至日相率而還自言能治劇

縣晉中興書華譚所友表甫大安中甫入洛詣中領軍何勗自不可以為壘是以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志備

於事最無以難之而心不能平由是遊京輦無所得久之除松滋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王述補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

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是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及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日物不

葦子昔始崇學敦教范寧為餘杭令與李敦教養生徒潔已修禮志
歎服之行之士莫不宗之昔年之後風化大行中興
以來崇李敦教李克嘗歎不過殷揚州知其家貧謂
未有如寧者也屈志百里曰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此門之歎
久似上聞窮猿奔林豈發姦擿伏所在如神王隱晉書李慈為
能擇木遂就刻縣令發姦擿伏所在如神成都令發姦擿伏
所在如神驗妻殺夫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
如神驗妻殺夫妻而無所問許曰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
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其服
云與此妻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
是一縣稱稱為神明上婦殺夫首服吳錄張奉為章句令有婦
為神明稱為神明上婦殺夫首服殺夫因焚屋言燒死其弟
訟之奉屍開口視其灰令人取狗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發
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生死婦遂服焉發
擿姦伏號曰神君宋書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
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近
逐還本主家盜者始伏其罪發擿姦伏如此類號曰神明近
世令長莫能及有能名並世令長莫能及也人肝代米沈嶠之
為丹能

令性疎直自以在縣清庶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鑠繫尚方歎
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何陳答曰臣潔清以獲罪上曰
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噴之雖危言
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名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
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不飲酒為第一策劉玄明為山陰令政為
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天下第一傳翊代玄明
為令曰願以用政告新尹玄明日作縣日食一升飯按十歲
令唯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
偷割稻者孔瑒之有吏能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
一束瑒之付按非或諫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安所
不為縣中天才沈憲為山陰令政聲大著孔清美顧憲之為建
皆震肅天才珪謂人口沈令料時事天才清美顧憲之為建
強力為政甚得人私故都下飲酒得書日垂簾顧憲之為山陰
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令山陰劇邑三
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率覲之御繁以約縣因無
事晝日垂簾門皆閉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務簡事理上諸傳有治縣譜齊書傳琰為山陰令父僧祐亦為
有治縣譜子孫父子並著奇績上縣稱神明傳琰為山陰令有
相傳不以示人賣針賣糖老嫗爭

團絲來詣琰不辨乃縛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
得粟罪言豆者縣稱代貧民輸租何敬叔為長城令有能名在
神明無復有盜也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置獄丞建元三年以山陰大邑
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民輸租獄訟繁滋別置獄丞與
建康為留犢贈後人陳陰鏗罷故常縣詩曰秩滿三秋暮丹虛
比焉散葉歧路起飛塵長岑日知遠萊蕪本自貧被累市人皆泣預
恒客吏正朝不繫民唯當有一犢留持贈後人為永安令卒官時有一姬年六七十擔榭葉造市間預亡姬失
災奔其業於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妪亦就死尔市人亦
皆泣其挂冠縣門梁蕭琳素為諸監令到縣十放囚還家過節
復獄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錄
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
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
者勿憂竟如期而至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決諸縣疑
縣民無老少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

滯蕭景為永宣令永嘉太守榜門曰自縣令為近畿大郡何遠

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勵節除淫祀武帝聞御煩以

簡獄無繫囚孫謙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

受在縣不行鞭罰裴子野出為諸暨令在縣不士庶駭怨沈瑀

姚令當吏解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因擬貴

人耶悉使着芒履屨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撻瑀微時

常至此驚瓦器為富人所辱教民種桑柿梨粟沈瑀為遼德令

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教民種桑柿梨粟教民一丁種十

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猛獸渡江庾黔婁為編令治有異績

半之人咸歎悅頃之成林猛獸渡江先時縣多猛獸暴黔婁至
猛獸皆渡臨沮界小縣遷大縣武帝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見
時以為化所感小縣遷大縣於前親勗政道小縣有能遷為
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邱仲孚有異績以
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公清以為宣城部符為吏者往城
風投憤之情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以下卿者正為此情耳

今已收之卿矣 南獄 武帝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三官分設

遂拂衣而去 何遠為武康令太守王彬巡屬縣皆盛供帳以待

糗水待太守 孫抱為延陵令廣陵高爽詣之抱無故人之懷爽

酒別鵝書鼓 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曰身有八尺圍腹無一

寸腸面皮如許 二傳一丘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移百姓謠

厚受打詎未央 二傳一丘 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瓊父

子沈憲劉立明相繼宰山陰 撥煩 丘仲孚為山陰令長於撥煩

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 宋書褚玠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

明政為天 廉儉有幹用 賦污免宣帝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

下第一 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 卿文士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應

儉有幹用未審甚其選否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

令答書云高晉陵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劉奮為晉陵令爽經途

遣迎贈甚厚受餉答書云高晉陵人問其 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所以答云劉奮餉晉陵令爾何閑爽事 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以俸米炒作乾飯

食之不設釜灶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

平為三 威振京師 後魏宋龔為河陰令慎陽公主家奴劫攝而

河表 威振京師 不送龔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

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 數日釋繫囚百餘人 北縣書郎茂除衛

汗霑地於是威振京師 數日釋繫囚百餘人 國令時有繫囚二

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百餘人 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

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致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

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 良令 韓子晉書問趙武曰

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暉無以應 令 韓子晉書問趙武曰

郭之有解也寡人欲其良令也今空誰可使爾趙武曰邢伯可

公曰伯子之仇也對曰私仇不入公門曰中牟之令空誰使而

可曰臣子可故曰外牽 內外舉不避上立官長以為官 慎子立

不避仇內牽不避子 內外舉不避上立官長以為官 慎子立

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夫以立 鈞法 談苑子賤為單父宰行

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 鈞法 通於楊晝日亦有以送

僕乎晝謂子賤曰吾少也賤不法治民之術唯釣道二焉

請以送子僕夫落餌投輪遂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肉薄而不

美若存若止若食若不食者魴也魚為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

於味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

鱈者至矣於是單父請其者 任人任力 子賤為單父鳴琴不下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堂單父治巫馬為單父宰

戴星出戴星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我之有善績子奇

謂任力任力者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

公齊使為東必能治阿新序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

阿宰有善績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

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之夫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崔鴻下二國春秋北京錄張澤為和宣令政以德化為理不務

威刑以孝經忠臣孝子傳以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

君治為百城最前涼錄張奎字公瑜除福祿令太始末河西亂

相以私祿市牛三百頭政教嚴明後趙錄王謨甕鼻言不清暢

散給貧民治為百城最政教嚴明後趙錄申錄為廣昌令石

勒短之問長吏張賓曰甘露降廳事後趙錄申錄為廣昌令

請試可勒從之政教廣明甘露降廳事後趙錄申錄為廣昌令

其廳事後試以一縣三十國春秋王鳶身長五尺腰大十圍燕

為三公試以非耕能勉但才貌不堪為貴人蝗不入濟陽寒朗

白所噉如此非耕能勉但才貌不堪為貴人蝗不入濟陽寒朗

以一縣試之於是拜逢陵令甚有異績

奇為濟陽令時縣豪右挫氣鍾坑良吏傳司馬雋補洛陽強員

多蝗不入濟陽

者五千餘家

韓纂為廣昌令縣先荒旱吏民離散纂行恩澤遂

五千臘節聽囚還家

徒縣城去險即夷得民歡心不月隣縣襁負至者

還家吏爭請乃遂木意

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明日臘節聽囚

俄有大赦莫不懷感

去官百姓號哭戴昭字公起為延陵令

嬰兒失母以憂去職

寒朗字伯奇為濟陽令百姓詣府乞留

為廣昌令當代政平化行

第五訪字仲謀補新都令政平化行

掖大歲臘合境祀

常順字叔文為平與令卒吏民路不拾遺卧

不閉門

華陽國志王渙為河陽温令路不拾遺卧

景毅為高陵令立

文頊霜殺穀鄒獨無災

文學以禮讓化民

頊霜殺穀鄒獨無災

政無雙

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縣俗剛強大姓無并弘到官

通政無雙

平惜損一夫周規為臨湘令長沙太守母陽徐杭二

刑罰姦宄空

月行縣以道穢勒縣除之規以方農作

時惜損一夫拒不邑贈送者萬人鍾離意為康邑令有詔徵公
肯除遂弃官而去太守問汝君與太守孰賢張曰明府之徵邑贈送者
穎陽太守攀車於路女人號哭於室以此觀之殆不及也置水
萬人男子攀車於路女人號哭於室以此觀之殆不及也置水
投書魯國先賢傳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貴戚斂手楚國先賢
洛陽令貴戚斂手百姓稱神明海內先賢傳公沙穆遷弘農令縣
手桴鼓稀鳴百姓稱神明海內先賢傳公沙穆遷弘農令縣
遇必在典掌罪移之由請以身禱於是玄雲四集雨一縣稱平
廣州先賢傳黃豪除外黃令約己節儉粗衣蔬食所得俸悉
賜貧民當時鄰縣蝗為災獨外黃無之歲皆豐熟一縣稱平政
治清明號神君汝南先賢傳黃浮為昌靈長濮令同歲子為都
石碛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浮所不不仁不義焉可為君長陳畢
能救政治清明號為神君不仁不義焉可為君長陳畢
令民有遺腹子年十五為父報仇吏捕得之畢愍然曰嗟乎今
殺遺腹之孤絕人之繼是不仁也法復仇之子是不義也不仁
不義焉可以為人君長哉遂夜不閉門繫牛馬道旁羅衍字仲
解印綬將遂亡遇救而出

令誅鉅姦黨縣界肅然夜不暴身雨降長沙耆舊說祖良為洛
閉門繫馬牛道旁曰付羅公暴身雨降陽令亢旱天下祈雨不
得良乃暴身階庭誠告引積薪降雨桂陽先賢傳張意字季智
罪紫雲當起甘雨乃降積薪降雨為平陽令時大旱意積薪
將自焚即縛暴虎不用尺繩鍾離意別傳遷東平瑕文令男子
降甘雨縛暴虎不用尺繩鍾離意別傳遷東平瑕文令男子
五科未飯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
公署捕賊勅掾謂之曰今當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當縛暴虎
不用尺繩但以食為之尔掾之風勢無若也宜慎之因復直
直于涉異門下將遊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閉白收沙鞭之直走
之寺門言無上下意勅為子屈者自縛謝令不便鞭殺其子直
果自縛意告曰令前語汝當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
自縛耶初械直父子結連頭對榜之將死掾入陳謝乃贖天降
之由是相師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狸也天降
神明君崔氏家傳瑗為汲令開溝溉插薄瘠之地以為沃壤民
德澤死恩於以序穿溝為政以德榆次令為政以德民懷之時
廣溉灌決渠作甘雨為政以德榆次令為政以德民懷之時
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如仰之如疏導源隰用致
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望之如時雨

豐年

殷氏家傳褒為榮陽令先多淫雨百姓飢饉褒乃穿渠入河三十餘里疏導源隄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濟民頌

之騎驢入市

梁太清實錄周弘正常為曲河

蒞任明察人不能欺

梁湘東王繹孝德傳劉虬為大蝗經界飛去蕭廣濟孝子傳

其常陽令蒞任明察人不能欺大蝗經界飛去許武為湖陰令

永平中大蝗經湖愛民如子許武為湖陰遇人如子劉矩字涉

陰界飛去不入縣教其子弟時有訟民不加刑密呼曉諭縣人各自勉勵竟

自勉勵竟修操行咸相約束日如子何可犯之悉民從新煮

桃偶人劉敬叔異苑萬亮為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飛蝗不

集搜神記徐栩為小黃令時屬縣大政為三輔最隋書蘇武荐

而嘉之賜物四百段非百里才陸命和弟為沂令以恪非百

食艾食葱屈突通為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

里語宣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縛牛主張九濟大業中為武陽令

而嘉之賜物四百段非百里才陸命和弟為沂令以恪非百

食艾食葱屈突通為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

里語宣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縛牛主張九濟大業中為武陽令

而嘉之賜物四百段非百里才陸命和弟為沂令以恪非百

食艾食葱屈突通為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

里語宣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縛牛主張九濟大業中為武陽令

而嘉之賜物四百段非百里才陸命和弟為沂令以恪非百

食艾食葱屈突通為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

里語宣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縛牛主張九濟大業中為武陽令

特牛依其妻家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

睪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遂令縛牛主以

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

從未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詐牛曰此是女婿家牛

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其妻家人曰此即女婿路不拾遺

可以牛婦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大慙

張允濟為武陽令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數十里方覺

或謂之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口取物必當在如言果

得遠近慈父唐書房產謙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

稱之謙為天下第一起授部州司馬吏民號泣相謂曰房百姓立碑

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頌德上母子相訟取孝經習讀常景駿為肥鄉令縣有母子相

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今

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乃取孝經付令習讀由是母子感悟各請

改誠信此人元德秀為魯山令先是陸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

悔誠信此人元德秀為魯山令先是陸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

猛獸為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

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身豹累則吾坐

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身豹累則吾坐

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身豹累則吾坐

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殺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
率如北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小
阿彈琴諸書怡然自得既卒門人相與謚為文殺十牛解神并
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之謂之元魯山

斬諸劫人患敬則為暨陽令時軍荒後縣省一部劫之山中為
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于
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啟神若百誓還神十牛今不得已

違誓即殺十牛解神職在字人縣多損田判度支韓滉執奏不
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實乃命御史覆之渭南令劉藻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
御史覆檢與藻合代宗覽奏以為水旱成均不宜渭南獨免中

命御史未教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項上謂教曰縣令職在字
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而聞豈有恤人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

稱職乃貶百姓號為神明馮元常為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
藻為史百姓號為神明

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單騎赴職上均俸
芻去令其作齊有

丞尉高志周為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四絕李常為魯山令元
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

書事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為四絕馬擇於臺省崔縱為監察御史詔擇令長
德行大化縣人為繕理廨宇房館歷慈溪東城濟源令所在為

名宦官請託命拽出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即嘉之乃下制
曰不吐剛而諂上不如柔而黷下君子之事也錢雷必繩登

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
之客梅陶韋太子之傳古稱遺直復見于今宜加一階用表

剛神腴田水常景駁為肥鄉縣令北界暴水連年泛溢日堤迫近
教里高益隄暴水至隄南以拒大夫之命楊瑞為麟遊令時

無水患而去隄北稱為腴田拒大夫之命楊瑞為麟遊令時
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祈隱匿資財以充觀

用楊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楊
曰所論為人寬抑不知士眾得蔬飯見饋則足陸渾整屋咸陽

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士眾得蔬飯見饋則足陸渾整屋咸陽
高陵曰縣令當軍旅之後瘡疾未平沉竭心綏之所至安輯副

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戒軍吏曰將沉令清而嚴幹供

億故當有表士眾得疏飯見饋則令人戶勿顧賦限靈坦字保
足無挽清政其為名人所知如此衡為壽安
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詐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
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賦限違之不遇罰令俸爾既成
而輸坦亦坐執刺史造常滿樽李元素有文才初為武德令時
罰由是知名執刺史造常滿樽懷州刺史李文賦役平允李元
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賦役平允
元索抗詞固執文味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賦役平允
好時令有聲績開元初三遷萬去官縣人思詠
年縣令賦役均允不嚴而治去官縣人思詠
舊有配尹和布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一切令出儲畜之家預
給其直遂無姦就之弊公私為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
縣人甚思著論蒙十四篇馮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已下
詠之侍讀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為帛贈使
抱真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屬醴泉闕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
可謂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授
醴泉令縣民多指為著論蒙十四篇大畧指造亭臺為美
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造亭臺為美
名楊炯為盈川令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又所居
府舍多造亭臺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

妻子不之官舍

徐仁紀拜左補闕三上書不省乃詣執政求出

已餘無寬猛得中

常伉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然都

倉本備水旱

薛訥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

日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敢絕眾

賣所乘馬分給貧弱李

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亮少文武才幹為上門令屬百姓飢荒盜乘侵寇大亮賣所

賜緋衣銀章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邑號為難

受京兆尹上前保稱穆宗命賜緋

伏叢薄中諫獵五代史晉仁

同光中為洛陽令澤以莊宗出獵屢殘民田澤屏其從者伏於

軍食今日將熟奈何恣日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造之勇而能謙

必享富貴

九國志吳夫裴行密廣據以裴和楊子縣有虎入

必享富貴裴親殺以猷行密詔褒之裴曰此眾共殺非能獨

制也行密歎曰勇而能謙必享
富貴歷高郵無錫令有能名
健令後蜀李匡遠同光中董璋
等令時西川連衡群盜尤盛匡
遠悉為擒捕當時號為健令
邑客遺果不受
閩賈郁遷仙游
辭之客曰某家新果衆人未知
郁曰君家有子弟否曰昆仲三
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
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
是倍於古人也
不令按讞刑獄監莞倉庫
國朝淳化五年詔令長
路大慙而退
掌而一境自治兩換其縣而善
政大行所宜躬親於考人
可櫻拂以他務應天下縣令自
令轉運司及本州並不得輒
令按讞州獄監莞倉庫等
四任令宰
至道二年前商州豐陽縣
事俾專厥職以副朕懷
人歸朝廷凡四任令宰年七十五
吏部以當免
望歸故鄉宰相以聞上憐之特
受光州定城令
赤縣最為要劇
咸平二年上相宰相以聞上憐
之特受光州定城令
赤縣最為要劇
官得其人則民事皆理宜擇有
操守不畏權豪者任之
鐵舡渡
海九國志閩賈郁性峭直不容
人吏文過時為仙遊令王氏初
代有一吏耐郁怒曰吾當再典
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公欲
再作令由造鐵舡渡海也郁聞
之是歲選集延鈞建號聞郁

府治稱乃擢授贊善大夫復典
舊邑時醉吏為庫史不數月盜
官錢數萬下獄其伏批前牘尾
曰竊銅鎰以潤家非因鑄造鉄
舡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
之齊皆攝
夢印林紹圖少好學
伏未幾移治福清考滿召為御
史中丞
夢印初事審知延鈞
開國擢授戶部郎中王氏之世
郎官無俸月給祿米數斛而紹
圖貧殆不能濟乃求宰長溪因
營父兄之產時銓注已定一夜
夢數吏擎大箱中有印二鈕紹
圖取其一視之乃長溪縣印也
有一吏前白曰公當置此取彼
一鈕乃安昌縣印也紹圖執之
而竟及領命累宰安昌秩滿而
歸復求宰舊邑時宰選官皆紹
圖親旧自以為必得一夕復夢
吏如前以印二鈕示之紹圖方
執一鈕吏止之曰此乃公昔年
所置者不可復取但旁一鈕視
之乃連江縣印既而數吏前白
曰數年為君掌印今始獲免常
別公去紹圖竟而異之翌日果
受宰連江南兵攻陷建州延
政降又攻福州李仁建閉壁自
守紹圖自連江歸于江南至建
安授幕職
官而卒

知縣事 沿革見縣令門

朝臣知縣自奚嶼始
國朝建隆三年以大理正奚嶼
知大名府
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
楊應夢知

永濟縣屯田負外郎于繼徽知臨
清縣朝臣知縣自奚與等始也
三遮運使乞留益恭知須城

縣鞭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
三遮運使乞留相率如淳
高字飯僧以徽福願益恭未代州
以上聞賜筆書賞以粟帛吏

部引對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
以古文萃崑體之弊南伊陽縣
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十疋

與穆修以古文萃崑劉崑
豪猾不敢過縣門祥符中張錫為太
體之弊天下翕然宗之

下今日富而恃貨刑而恃贖此者
當先治之民之豪猾者十奇
以令簡而必行終錫之去不敢
過縣門而犯法者鮮矣

嘉祐中京西轉運使陳希亮奏據
河清縣僧道進士等狀奏舉
留知縣著作郎王元規再任事
本司體量得本官到任軍民歌

詠有十奇第一奇民吏不識知
縣兒第二奇塌却曹司用肚皮
第三奇買物價例不曾欺第四
奇處斷明白盡絕私第五奇街

裏不見兇頑兒第六奇蝗虫不
入境內飛第七奇不敢賭錢怕
官知第八奇不孝不仁不敢為
第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第十

奇百姓納稅不勾追如此之類
甚推職田所入不取王鼎在臨
得民情上令審官上簿記其姓名

今攝成都新繁縣不以孔氏子弟
知仙源治平元年詔令後勿
事職田所入不取

縣其囊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
令當任近官不得遠去家廟初
京東提點刑獄王綱乞不以孔
氏子弟知仙源縣所以慎長民

官之長沿革見縣令門

視民如子前漢邵信臣遷上蔡
長其家人莫見喜愠色後漢仇
亭長雖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
子有過輒免冠自責

者三萬人陳寔字仲子為太邱
長寔不捕劫盜而先按殺子者
卒海內會葬者三萬人

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
養子彪為制典殺人同罪城南
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
者彪出按發而掾吏欲出引南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乃常理
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
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
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

口賈父所長生男名甌中生塵
釜中生魚甌桓帝時為萊蕪長
賈子生女名賈女甌中生塵釜
中生魚

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
狷急不能從俗常佩常於朝議
者欲以為侍御史道身逃命於
梁沛之間徒行弊服賣卜於世

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
拓招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
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
居焉所止卑陋有時絕粒窮居

者

自若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
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穎川四長循吏傳穎川四長並以

荀叔為當塗長韓韶為瀛長陳寔為太殺死有寬寔謂有剛正
丘長鍾皓為林慮長叔等皆穎川人也殺死有寬之性終老不
屈為尚書今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倉卒臨卒謂其
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其中何能不一有寬者自此二十餘年盤根錯節鄧陽以虞謂為
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節何攻殺長史欲以法中傷之故曰相弔謂笑曰不遇盤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及到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設伏兵殺賊數百
人賊由願寬總策虞謂為朝歌長始到謂內太守馬稜、勉河
是解願寬總策之日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及在朝歌也謂曰
此不足憂也然賊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匈奴不犯塞
願寬假營策勿令有拘閔而已謝果取賊
後漢書孔奮字居魚守姑臧長治有異政坐無完席謝承後漢
以仁義折強扶弱好惡分明匈奴不犯塞書薛悝字
子孔為北海長家貧生無完席專子曰君無俸祿兼治五縣東
子孫復無完席耶悝以美完席與妻子自坐敗席兼治五縣

漢記公孫述補清水長父仁造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薛婦曰
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甘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
盜不發郡中諫獻龍眼荔枝和帝唐差為臨武長縣接南海
謂有神明諫獻龍眼荔枝
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差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教不孝
本以荐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勅勿復獻珍羞
子令改蔣康為潯陽長民有母言子不孝曰今為汝教之不改
之言汝不孝又言汝能改故召見汝賜酒食教以越境求理寬
事母之道子曰必能改遂為孝順崇之德化也越境求理寬
結崔恢遷郢陵長閔畿不閉道無拾安有國家長史為賊叩頭
魏志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守援攻之
不救乃召單于併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言逵絳
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遂不動左右使叩頭逵比之
曰安有國家長史為賊叩頭蜀志蔣琬
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豈俱死社稷之器非百里才
其左右義達多為請遂得免社稷之器非百里才
先主嘗至廣都琬眾事不置時又醉先主怒將加戮二縣立祠
諸葛亮請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乃免而已

楊仁遷南安長治民以父子情大獸南渡劉平為全椒長五日
是信愛及卒二縣立祠十年不絕獸不入盧氏李孟元為盧氏長務行德
業先時多獸每為人害蝗不入盧氏化時縣志蝗獨不入盧氏
畢就事三日獸皆南渡蝗不入盧氏化時縣志蝗獨不入盧氏
神父陳奔為新長時一州旱蝗奔請雨即雨以惠和為本鍾翼
華為長平長賦政息人以惠和為本百擅出穀受罪典畧韓攸
姓安為其碑文曰宰臨齊平悅以養民擅出穀受罪為瀛長時
民大飢而太守未至攸因發倉賑之吏曰言太守垂至軍糧重
事可湏未攸言民命懸急令長擅出穀受罪含笑入地不以為
恨後竟不坐吏民
家濟者數千人

丞沿革見縣令門

廉吏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聲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喜助文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矣或不如其故徒相為亂凡治道去其太
甚者清淨無欲後漢張立建武中奉明經遷陳倉丞清淨無欲
爾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

輒為張教家之說今擇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
所安諸儒皆伏其多識
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日好事少年
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令囚歸家耕種唐書
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日令請出之令不
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曰請假召囚悉令歸
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酌水而祭王義方生與張
思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酌水而祭亮女通賤為儋
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在
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
荒梗義方召諸酋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
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伏

主簿

證據縣令得免後漢書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
出蛆轉換五獄踰涉詣闕訴縣令宣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積
四下為臣父臣為陛下子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請單
于告寬乎帝大怒尚書劾以大逆虞詡駁之曰主簿所訴乃

君父之惡百上不
達是有司之過也
主簿聞陳元之過
鷹鷲不若鳶鳳
今日太學曳長裾
復耳以一月俸為
三經無知名之援
幸之四十為縣主
主簿說薦為嚴正
剛嚴少所接與及
夫人常擇佳壻吾
部尚處事敏速李
書會為泥水主簿
業奔赴闕庭雪父
於泉州司戶贊奔
曰令子申父之冤
於塵埃由伏難死
是知名

枳棘非鸞鳳所棲
仇覽字季智一名
令王渙署為主簿
鷹鷲之志耶覽曰
里豈大賢之路
蘇林廣傳仇
香字季智學通
唐書徐浩以文
張說所器調授
楊於陵字達夫
主簿時韓滉節
滉節制金陵滉
謂其妻柳氏曰
竟以妻之後遷
甚有聲稱雖村
甚有聲稱雖村
不屆於廉使被
濟南主簿時父
釋褐為濟南主
剛正不屆於廉
許詔御史覆問
楚劔不衝於牛
奉天主簿朱泚
轉奉天主簿朱
倉卒出幸縣令
蘇弁字元啟轉
蘇弁字元啟轉

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
死節昔肅宗幸靈武
狗諸尹知其事乎
乃安賊平拜監察
陷穿獨移文岳
神虎不為害
陰主簿先是縣印
制妾欲陷其主於
開將用印但空匣
獄驗問果得於令
晏然不為動既而
果獲印皆伏其量
諸子中最少而後
骨仁喟問之僧曰
佐短簿之呼何謬
耶後數年果卒

山各并諭之曰君
新平安定二太守
虎不為害顧少連
邑有虎孽民患之
令舍得亡印人伏
五代史許仲宣乾
陰主簿先是縣印
制妾欲陷其主於
開將用印但空匣
獄驗問果得於令
晏然不為動既而
果獲印皆伏其量
諸子中最少而後
骨仁喟問之僧曰
佐短簿之呼何謬
耶後數年果卒

傳以為仙
前漢梅富字子真
江至今傳以為仙
尉沿草見
尉沿草見
尉沿草見

市門 棄官還鄉里 後漢喬玄按梁冀客陳相羊昌眾惡由是著

卒 立以公事詣府受對 大夫安能為人役 逢萌字有節意抗

為所辱 棄官還鄉里 大夫安能為人役 屬家貧給事縣為

亭長時尉行亭長萌侯迎科謁既而擲楯歎 不避豪強 魏志曹

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 師斂跡莫敢犯 出遊常

陽北都尉初入尉廡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左右各十 魯國先賢傳二世時

餘杖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 山東盜賊起二世問

步行 程堅字湛甫為北陽尉負鼠竊狗盜 山東盜賊起二世問

諸臣曰於公何如博士諸人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相將則及

罪至死無赦顧陛下急發繫之二世怨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

非明主在上四方輻輳安有反者皆時狗 告諸百姓為我立祠

盜鼠竊守令尉捕誅之何足憂二世喜 清骨死當為神當漢

搜神記蔣子文嗜酒好色能達無度自言清骨死當為神當漢

未為林陵尉遽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頭乘白

馬執白扇侍從平生吏見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我當為此

土地之神以祚尔下民可宣告諸百姓為我立祠不尔將有大

禍化石荆州圖記澧陽縣西百三十里澧水之南岸有台石先

充縣左尉與零陵縣共論疆界因相侵害化為此石即

即以為二 年弱貌羸 唐書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

尉縣何以克當師曰割雞馬用策入四等 白居易才識無茂

牛刀素奇其對官果以幹理聞 策入四等 玊於體用策入第

四授整屋尉 轉拾遺 柳芳自永安尉直史館轉拾遺芳 開倉賑

集賢校理 轉拾遺 該博勤於記注撰唐曆四十卷 開倉賑

貧餒 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獲倉粟以給

飢人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

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遂令釋之以

清謹見稱 蕭至忠為畿尉以清謹見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

而求安失信乎 獨為畿邑之冠 劉延祐弱冠補渭南尉刀筆吏

嘗謂曰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 屈宋作衙官 杜審言

敗柳無為獨出人右也 後歷右司郎中 屈宋作衙官 杜審言

城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 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

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 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

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則當羞死矣人謂人曰吾之文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矜如誕此

北京三傑

富嘉謨轉晉陽尉以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又各倚

才望高雅

陸元方字子象先本名景初時吏部侍郎吉頊曰為

不以吏部之子妄推

非好去位乃去位客遊河右節度使哥舒

薦也竟奏授之

翰見而異之表為兵曹充翰府書記後翰明公坐

入朝盛稱之於上前拜拾遺轉監察御史

明公坐投郵踪尉雍

州長史李義琰召而謂曰鄂縣本多訟近日遂絕訪問果由

明公為其疎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坐即明公坐也但恨非遲暮

所見尔

獻書闕下 李揆字端卿開元末與進士補陳留尉代同

寮直官曹

實參字時中為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

請口彼以不及狀謂參代之會

有囚亡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

宜當罪坐眩江夏尉人多義之

峙危矢石之間 崔祐甫字貽孫

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峙危矢石

著魯議 高郢字

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窺拜御史中丞

寶未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為好時踪尉抵賊禁將加極刑即時

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之仍俱釋後幸進士擢第

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擇堪為御史

見錄事

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倫之鑒 廷折曲直 李義琰少奉進士累浦太原尉時李勣為并

勳甚 春蘭秋菊 裴子餘舉明經補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

州長史陳崇義子餘與朝隱行謀優方崇業曰 此尉得罪公清

譬諸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後為監察御史

之士何以勸 評事門請代韋重規役 裴佶字弘正初授藍田尉

天時嚴郢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

電本曹尉常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爭故免佶

因請代後無憾 求珍味饋從官 崔日用為芮城尉大

素當時義之 史日用祇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遍饋從官楚客知而

大加賞歎盛輔薦之由是擢為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

以子孫相託 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

託豈可以官 有擒姦擿伏之名 李勉為開封尉昇平日久見汴

屬常禮待也

屬常禮待也

有擒姦擿伏之名 李勉為開封尉昇平日久見汴

屬常禮待也

有擒姦擿伏之名 李勉為開封尉昇平日久見汴

理勉與聯尉盧成軌歲飢飯不過一器柳公綽為渭南尉性謹
並有擒姦擄伏之名嚴勣循理法屢屬歲飢
其家雖給而每飯不小官韓休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年章
過一器歲給復初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趣既為相天下
翁然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將放嶺南休曰美王犯非大惡
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猷恃恩而貪宅室
與馬僧擬法度臣請先伯唐新語盧莊道年十六授
猷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應對如神長安尉太宗將授錄囚徒
京宰以莊道幼年俱不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
之有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召莊道評其
輕重留繫日月應對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魏奉古為雍上尉
如神太宗驚嘆之條畢謁珽覽刺召奉古前持旆收令示奉古奉古一
未復霜好學明法理補小陰縣巡察使故人或遺以黃連教兩
固辭不受曰不辭此婦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
遇盜留公文楊再思為武尉充使請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
若貧乏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為他人上疏諷從禽立宗聽
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遺盜者齋去

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行之戲酸棗尉
素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壯宜節之以雅好從禽好鄭將蕩上
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賦詩留別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
上疏以諷之立宗納焉別於東門上蜀賓賦詩晉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
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醉自詠聲調哀感滿坐為之流涕竟卒
於屬舞不動手語林商則任廩兵尉為性廉謹縣令丞多貪濁
官巴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也動手唯有一箇更動手百
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人丞但動手縣尉祇回身因貧為
刺史得與首該賞典國朝建隆四年以大名府經城縣尉張義
原負人縣尉久廢其任是歲義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慈溪縣尉裴明
允者個儻不群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
闕上書陳可言者臣伏見漢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屢從縣道
上書言災異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執政報罷去其後
又以王鳳專勢擅朝災異教見臣下莫敢正言福又上書其誠
懇切雖不見用亦免罪累有此前事手殺強盜五人劉平字士
臣實慕之上美其言以示兩府

釋褐常州無錫縣尉手殺強盜
五人改大理評事知鄂陵縣
絕其害時楚州山陽縣府李宗
令食之悉吐瀉成疾提點刑獄
孫錫奏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
官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不與
民除害反傷民命削其官

功曹
公草見
縣令門

以斧砍右手五指

謝承後漢書梁國車章為縣功曹令黃奉為人所許章證之當下筆章辭以斧砍右手五指

指閉口撥煩會稽典錄董昆字文通能死獄中撥煩縣良潘侯署功曹吏

嗇夫

前漢百官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
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縣
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廣鄉亭亦如之皆秦制

平徭賦理冤結

東漢第五倫為鄉嗇夫平徭賦理冤結得民歡心自以為久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

自稱王伯容貌長者

漢雜記事任光為鄉嗇夫漢兵至宛軍人見其冠服鮮明欲殺之會安成侯劉賜道

到見其容貌長者乃救免之

為叔還錢

會稽典錄鄭弘為雲縣文嗇夫太守第五倫見弘問民得夫深異之召署

督郵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嫂詣弘訟之弘賣牛車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中逐其婦賣錢還弘不受

代出口錢

零陵先賢傳鄭產為白玉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勸民勿得

子口錢自當代出省徭賦賑困乏

殷世氏傳勤年二十為鄉嗇夫故豫州從事王封知勤雄意好遺其書

曰君少孤不漸父兄師友之訓而無仁孝廉直之性是故古今取功惠之不崇故雖執鞭猶不辭也朱邑所以列竹帛者功紀

於相卿耳動感之於是省徭賦賑困乏於孤寡民大愛之

亭長
見嗇夫門

風俗通謹按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之亭長所安足也漢家因

秦大率十里一亭留也今語有亭長召丞位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爭訟吏留辨處勿失其政也

為我謝趙君前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

亭長既至廣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聞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曰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勉思

職事有以自効京兆尹忘卿厚意其發姦猶伏如神皆此類也艤舟待項羽羽曰江亭長艤舟謂

方千里眾數十萬亦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舟漢軍至無以渡羽笑曰天之亡我何渡焉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

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不為具食韓信

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廉直顏異為濟南亭

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暮食廉直顏異為濟南亭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廉直顏異為濟南亭

大司農勿為盜賊自致續漢書馬武字子張帝與功臣譙語從容言

對曰臣少嘗學問長可郡文學上笑曰何以言謙卿鄧氏子

志行修勤可以掾史功曹次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

賊帝笑曰勿為盜賊埋骨樓下謝承後漢書蒼吾廣信女子蘇

自致亭長斯可矣埋骨樓下謝承後漢書蒼吾廣信女子蘇

壽所殺奪其物理骨於樓下交趾刺讓喪於正堂張璠漢紀樊

史周敞行宿亭舉壽奸罪奏之殺壽讓喪於正堂張璠漢紀樊

守之郡與喪會於隴亭長亭吏移殺避暎為天水太

暎設表於正堂躬自吊祀閑西稱之

吏

以二卯棄扞城之將孔叢字子思言於魏侯曰苟變嘗為吏賦

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如大

正之用木取其長弃其所短今君以二卯弃扞城之將不可使

聞隣國公醉嘔丞相車上前漢書邴吉為丞相馭吏嗜酒常從

日謹受命醉嘔丞相車上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斥之

曹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不樂為後漢鄭

鄉嗇夫得休婦嘗詣學官不樂為吏執法廉童恢少仕州郡吏

父教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授業執法廉童恢少仕州郡吏

法廉辟之楊被劾賞免掾屬悉投去恢獨詣闕之仕不過郡吏趙

爭之及得理掾悉歸府恢策杖而退論者美之趙

初袁逢使善相者相一云郭林宗一見嗟服後漢符融少為都

仕不遇郡吏果如其言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融幅巾奮袂談

太學師事少府李膺如靈膺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

志行高潔東觀漢記南陽馮良字君郎出於微少作縣吏年三

且志行高潔非禮不動對妻子如君臣選孤貧志行之人倫遷

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吏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

瞻者遺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所舉多至九卿二

千石時以規度指畫營處所魏志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

為知人規度指畫營處稍田守業草吏同郡吏父憐其貧

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聞父號慟吳書朱濟仁為

澤輒規度指畫營處時多人笑焉

母撫之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濟仁對日篤志好學徐廣晉記張

相見何難於是弭慟縣異之以狀言汝南先賢傳許嘉為吏有過

志好學初為縣吏靈欽感激讀書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

奇之劉放以女妻焉母好食鐺底焦飯宗躬孝子傳陳道少為吏母好食鐺底

讀書馬

母後孫恩亂取得數張帕帶自隨及有餓死者遺得活母海岱

晝夜泣憶遺日為夫明耳為無聞遺還入拜號泣母豁明海岱

清士郭子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為奉一佳吏乃經伏節死難

後漢孟嘗字伯魚其先三謹案如律之事王榮儒吏論彼刀筆

世為郡吏皆伏節死難於凡案之下畏於官曹之間其名昭遠近謝承後漢書馮異字

朝夕所見者謹案如律之事也愛士賓客四方雲集為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

子次贍疾病拜鄉里者老先進雖居家名昭遠近

幹

門裏寫書謝承後漢書濟陽成良字子恭年十八為

奴婢良割心求紙筆作辭昔作殿中郎幹攸為石勒所得值攸

原其挂冠府門虞預會稽典錄盛吉少為郡幹攸求紙筆作辭勒

去郡劉君因攻殺之郡中撓亂吉謂友人柳琬曰君道

滅王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因解冠挂府門與琬俱去

小吏

與錢通

史記張湯之客四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

夫有國

有封侯骨

前漢書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父為郡文

吏避鈍不及事

數為掾吏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

問已能所宜

蔡父大奇其形貌謂小吏曰有封侯骨當以經術

習文法

尹翁歸少與季父居

竊學問能史書

王尊字子贛少歸

為獄小吏

教歲給事太守奇之

賤後漢書公孫瓚字伯珪家世

為郡小吏

弩矢貫咽喉

王清為縣小吏從令出逢賊力戰

忠謹清慎

晉中

劉起少為小吏

以忠謹清慎為中

入令被中寢

光逸為博昌小

宗所愛恤親侍

左右以俱渡江

入令被中寢

吏縣令使逸送

客冒寒舉肅凍

濕還值令不在

逸解衣炙之

入令被中寢

治之逸曰家貧

衣單需濕無可

代若不暫溫

勢必凍死奈何

一被而殺一人

君子仁愛不為

此故

知賢

為書生窮乏客

鍛於勒家勃知

妻與弟女

鄭玄別傳故尚書左

賢禮待顧直過

當去送十里

妻與弟女

丞同縣張逸年十三

為器能為書生

以成爾志

不對曰願之

遂妻以弟女

魚郭子王安期

為東海太守小

吏盜池

中魚網紀

推之王曰文王

之圃與眾共之

池魚何必占

也

毛齊諧記武昌

小吏吳翁得一

浮石

取置牀頭化成一女甚端

正與翁為婦太

守宋密見翁婦

收得之謂翁曰

汝能得鬼臂

蝦蟆毛當不殺

汝翁告婦婦令

請箴

張幹小吏歲翻周士婉

其家在水下取

之府君乃赦翁

箴

妾幼童十五之年如日之

卒

變姓名

前漢梅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專政福

會稽者

變姓名

懷道隱身

謝承後漢書范式為荆州刺史友人

為其市門卒

懷道隱身

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

新野縣何里街卒式行郡到新野而縣選高為導騎迎式見
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非孔嵩即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昔與子
俱戍長裾遊籍帝學吾蒙恩收伯懷道隱身處於卒伍
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
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非擗之人蜀志劉璋妻胡
哉勅縣代嵩以先備未竟不肯去非擗之人蜀志劉璋妻胡
后特留胡氏經月乃胡氏有美色玟疑其與後主有私呼五百
擗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復棄遣胡具以告玟坐下獄有司議曰
小卒非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散置左右待以門人書中興
玟竟弃世猶是大臣妻朝慶遂絕散置左右待以門人書中興
時會稽郡銓下有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以門役在閤
下公事暇輒誦五經鄉邑未之別也內史諸葛恢聞方好李出
為給使見而異之即解使散賜俸錢五千襄陽耆舊記襄陽縣卒張
置左右以門人待之賜俸錢五千襄陽耆舊記襄陽縣卒張
以其還鄉非時當行罰他大歎息且四五不止縣令陳君問其
故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主簿以吏敬父而推罰
恐傷明府德化故重令明府更思爾
陳君即回罪主簿賜他俸錢五千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二

